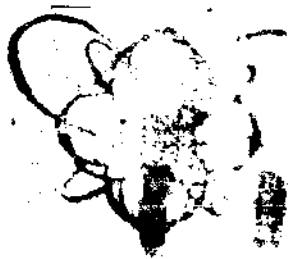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現代知識

第二卷 第四期



△半月時評▽
幾家歡樂，「萬」家愁！
切膚的對日和約

△專論▽

戰後世界集團經濟的分析

……輔仁大學教授 鍾國慶

請聯合國傾聽人民之聲

……費珍珠女士、魯那爾

改造中國的一個意見

……朝陽學院教授 錢克新

日本民主的表裏

……F. Kelley & Ryan 合著 李守先譯

從聯合國大會看美蘇關係

……本刊駐港 北 通

美蘇間的「冷戰」

……本刊特約記者 顧文鏞

現在我們應當做些什麼

……何 芭

我所見的牛津(一)

……清華大學教授 盛澄華譯

革新中國畫之商榷

……國立藝專講師 齊振杞

△詩·雜記▽

構 (外二章)

……中法大學教授 沈寶基

西北紀行

……中央研究院地質調查所技正 張文中

△特 歌▽

法國新憲典

……北京大學教授 王德輝 譯



每册售價一元 零售每册一角

出版日 本館 南京

半月時評

幾家歡樂，「萬」家愁！

「幾家歡樂，「萬」家愁！」這是一句老話，現在用在中國，真是再貼切不過了。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機。在這種危急存亡之秋，我們應該怎麼辦？是屈服還是奮起？是妥協還是抗爭？這是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嚴峻問題。

最近，我們看到了一些令人痛心的現象。在淞滬停戰協定簽字後，淞滬地區表面上恢復了和平，但實際上，日本侵略者正利用這個協定，進一步擴大其在華北的勢力。他們在華北推行「偽自治」，建立偽滿洲國，企圖將華北變成他們的殖民地。這種行徑，不僅損害了中國的主權，也威脅到了中國民族的生存。

然而，在這種民族危亡的關頭，我們卻看到了一些「幾家歡樂」的現象。一些官僚、買辦和大地主，在淞滬停戰協定簽字後，紛紛出賣祖國利益，與侵略者勾結。他們在敵人的懷抱中，過着安逸的生活，享受着優厚的待遇。這些人，正是所謂「幾家歡樂」的對象。

但是，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卻是「萬家愁」。他們在敵人的鐵蹄下，受着無窮的痛苦和屈辱。他們在淪陷區，過着非人的生活；在敵後，受着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他們在為民族的生存而掙扎，在為民族的解放而奮鬥。

我們不能不看到，這種「幾家歡樂，「萬」家愁」的現象，是中國民族危機的必然結果。如果我們不採取果斷的行動，如果我們不徹底地反對妥協和投降，如果我們不徹底地反對賣國賊，如果我們不徹底地反對侵略者，那麼，中國的民族危亡，將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呼籲全國同胞，團結起來，一致對敵。我們要徹底地反對妥協和投降，我們要徹底地反對賣國賊，我們要徹底地反對侵略者。我們要為民族的生存而奮鬥，我們要為民族的解放而奮鬥。我們要讓那些「幾家歡樂」的對象，也感到「萬家愁」！

切膚的對日和約

中國為抗日的戰爭，已經進入了最艱苦的階段。在這種艱苦的階段，我們需要的是團結，需要的是奮鬥，需要的是犧牲。我們需要的是全國同胞的共同努力，我們需要的是全國同胞的無私奉獻。我們需要的是全國同胞的浴血奮戰，我們需要的是全國同胞的視死如歸。

然而，在這種艱苦的階段，我們卻看到了一些令人痛心的現象。一些官僚、買辦和大地主，在淞滬停戰協定簽字後，紛紛出賣祖國利益，與侵略者勾結。他們在敵人的懷抱中，過着安逸的生活，享受着優厚的待遇。這些人，正是所謂「幾家歡樂」的對象。

但是，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卻是「萬家愁」。他們在敵人的鐵蹄下，受着無窮的痛苦和屈辱。他們在淪陷區，過着非人的生活；在敵後，受着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他們在為民族的生存而掙扎，在為民族的解放而奮鬥。

我們不能不看到，這種「幾家歡樂，「萬」家愁」的現象，是中國民族危機的必然結果。如果我們不採取果斷的行動，如果我們不徹底地反對妥協和投降，如果我們不徹底地反對賣國賊，如果我們不徹底地反對侵略者，那麼，中國的民族危亡，將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呼籲全國同胞，團結起來，一致對敵。我們要徹底地反對妥協和投降，我們要徹底地反對賣國賊，我們要徹底地反對侵略者。我們要為民族的生存而奮鬥，我們要為民族的解放而奮鬥。我們要讓那些「幾家歡樂」的對象，也感到「萬家愁」！

香港九龍與麥邊礦權

香港九龍與麥邊礦權問題，是當前中國領土完整問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淞滬停戰協定簽字後，日本侵略者利用這個協定，進一步擴大其在華北的勢力。他們在華北推行「偽自治」，建立偽滿洲國，企圖將華北變成他們的殖民地。這種行徑，不僅損害了中國的主權，也威脅到了中國民族的生存。

然而，在這種民族危亡的關頭，我們卻看到了一些令人痛心的現象。一些官僚、買辦和大地主，在淞滬停戰協定簽字後，紛紛出賣祖國利益，與侵略者勾結。他們在敵人的懷抱中，過着安逸的生活，享受着優厚的待遇。這些人，正是所謂「幾家歡樂」的對象。

但是，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卻是「萬家愁」。他們在敵人的鐵蹄下，受着無窮的痛苦和屈辱。他們在淪陷區，過着非人的生活；在敵後，受着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他們在為民族的生存而掙扎，在為民族的解放而奮鬥。

我們不能不看到，這種「幾家歡樂，「萬」家愁」的現象，是中國民族危機的必然結果。如果我們不採取果斷的行動，如果我們不徹底地反對妥協和投降，如果我們不徹底地反對賣國賊，如果我們不徹底地反對侵略者，那麼，中國的民族危亡，將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呼籲全國同胞，團結起來，一致對敵。我們要徹底地反對妥協和投降，我們要徹底地反對賣國賊，我們要徹底地反對侵略者。我們要為民族的生存而奮鬥，我們要為民族的解放而奮鬥。我們要讓那些「幾家歡樂」的對象，也感到「萬家愁」！

切膚的對日和約

中國為抗日的戰爭，已經進入了最艱苦的階段。在這種艱苦的階段，我們需要的是團結，需要的是奮鬥，需要的是犧牲。我們需要的是全國同胞的共同努力，我們需要的是全國同胞的無私奉獻。我們需要的是全國同胞的浴血奮戰，我們需要的是全國同胞的視死如歸。

然而，在這種艱苦的階段，我們卻看到了一些令人痛心的現象。一些官僚、買辦和大地主，在淞滬停戰協定簽字後，紛紛出賣祖國利益，與侵略者勾結。他們在敵人的懷抱中，過着安逸的生活，享受着優厚的待遇。這些人，正是所謂「幾家歡樂」的對象。

但是，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卻是「萬家愁」。他們在敵人的鐵蹄下，受着無窮的痛苦和屈辱。他們在淪陷區，過着非人的生活；在敵後，受着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他們在為民族的生存而掙扎，在為民族的解放而奮鬥。

我們不能不看到，這種「幾家歡樂，「萬」家愁」的現象，是中國民族危機的必然結果。如果我們不採取果斷的行動，如果我們不徹底地反對妥協和投降，如果我們不徹底地反對賣國賊，如果我們不徹底地反對侵略者，那麼，中國的民族危亡，將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呼籲全國同胞，團結起來，一致對敵。我們要徹底地反對妥協和投降，我們要徹底地反對賣國賊，我們要徹底地反對侵略者。我們要為民族的生存而奮鬥，我們要為民族的解放而奮鬥。我們要讓那些「幾家歡樂」的對象，也感到「萬家愁」！

戰後世界集團經濟的分析

輔仁大學教授 魏重慶

由戰爭帶來了社會的變動，經一次戰爭多一次變動，在第一次大戰後全世界經濟劃成了五個大集團，如英帝國集團，汎美集團，汎歐集團，蘇聯集團，日帝國集團，即為明顯的史實。經過這一次的大戰，由五個集團又變成二個集團了。一個是資本主義集團，一個是社會主義集團。資本主義集團是以美國為中心，屬於此集團的國家有英、法、希臘、土耳其、意大利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是以蘇聯為中心，屬於此集團的國家有波蘭、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等新民主主義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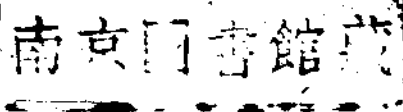
按集團經濟的原來自標：第一是為謀經濟的自給自足。為增強自國的經濟戰鬥力，以抵抗外力的侵入。各國之急於開拓市場，整頓國內市場，獎勵向殖民地移民及各自在自領域內開發天然資源，原料供給的統制等等，即為自給自足主義的具體表現。第二是為加緊政治勢力的統一。集團經濟不是一種單純的經濟的結合。實質上是一種帶有政治性質的準備戰爭的結合。這種結合，不是自由的平行的聯盟組織，而是由上而下的集體的組織。各帝國主義國家，都在政治、外交及軍事的力量掩護之下，進行其集團的政治經濟之構成，極力加強其對於殖民地，屬領勢力範圍的政治支配。第三是為統一對外陣線。為統一對外陣線，必須將殖民地，屬領及弱小國家，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霸權之下團結起來，實施通貨膨脹，設立關稅同盟，以圖對外經濟的持久戰。

不過現在的所謂經濟集團已成了主義的集團，政治的集團。所謂資本主義集團與社會主義集團，就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鬥爭。美國之對各國投資放款，就是利用其金元外交的力量去培植它的勢力。

考美國的工業生產在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尚落在英、德、法三國之後，自從七十年代起，它的工業一日千里，到十九世紀末葉，它的工業生產總量，已赶上各國了。上次大戰期間，它隔岸觀火，發了一筆橫財。一九二五年時，它的工業產量，就相當於英、德、法三國的總和。

這次大戰前夕，倘以一九三七年而論，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總量中，美國幾乎佔了一半。它的石油產量，佔了世界生產總量的五分之三；煤、銅與鋼鐵的產量，約佔了三分之一。至於農業方面，它的小麥產量，佔了全世界的百分之十七，燕麥佔了百分之三十，玉米佔了百分之五十五，棉花佔了百分之四十一。而這次戰爭，更使美國經濟有了空前的繁榮，根據美國商務部統計，在一九二九年，它全年的國民所得，共為八三，三二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這已是平時國民所得的最高紀錄了。可是，從一九四一年起，美國國民所得的增長速率，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計一九四一年為九六，六五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九四二年為一二二，二三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九四三年為一四九，三九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九四四年為一六〇，六七一，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九四五年更增為一六〇，九八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這較最繁榮的一九二九年增加了一倍以上。

可是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情勢已起了根本的變化。在一方面，美國的剩餘商品與剩餘資本找不到市場，而在另一方面，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又普遍陷於物資缺乏與金元恐慌。因此美國就利用此機會，運用其金元外交政策，把世界經濟王座的地位，並借此聯合資本帝國主義的戰線，共同來剷除與他們相對立的社會主義集團勢力的發展。馬歇爾的援助西歐計劃可以說是為美國經濟擴張政策，也可以說是一種資本帝國主義的聯盟政策。因為美國自此次大戰後，剩餘資本與剩餘商品，獲得太多了。根據美國勞動部報告，今年六月時，美國全部存貨的價值，仍高達三百億美元以上。所謂馬歇爾計劃，主要就是通過貸款（資本輸出）來替剩餘商品找尋出路。自然在本質上，商品就是資本，資本可說是商品的貨幣形態。因而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是沒有本質上的差別的。馬歇爾的援助西歐十六國的計劃如能實現，二百餘億美元的剩餘資本與二百餘億美元的剩餘商品，至少可有百分之二找到了市場，同時馬歇爾的計劃一旦實現，且可使西歐十六國充當



反東歐集團的先鋒隊。
蘇聯是社會主義集團的領導者。此集團的中心勢力，現在尚集中在歐洲東部（包括捷克、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和北面的芬蘭等八個國家，加上蘇聯而成爲九個），故亦有東歐集團之稱。

這些國家在經濟上有一個特點，即它們主要是農業國，工業比較落後。就這次大戰前的情形來說，除蘇聯外，這些國家的工業大半是受外國資本（主要是德、英、法、美等國）所支配的，而它們的農業則受半封建的大地主所支配的。戰爭期間，這些國家的經濟受到了相當嚴重的破壞。然而正由於它們原來經濟基礎的破壞，當法西斯侵略者被逐走，這些國家的人民起來掌握政權的時候，它們就開始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

「莫洛托夫計劃」是爲東歐新民主國家本身的經濟復興而設，它們相互間通過貿易協定，以求得經濟上的自給自足。

爲了實行國民經濟復興工作，東歐的新民主國仿效着蘇聯的新五年計劃，南斯拉夫也有五年建設計劃，保加利亞有二年計劃，捷克也有二年計劃。在它們發展的中間，捷克、波蘭與蘇聯，主要着重在工業方面，其餘國家比較着重在農業方面。

在商業方面，東歐各國間彼此也都有交換的協定，以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在這次大戰之前，東歐各國的貿易，主要是和西歐的德、英、美，而不是和蘇聯。這些國家從西歐各國的輸入，在戰前價值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美金。貿易的內容，主要是以東歐各國的農產品（如食糧原料等）交換西歐國家的機器和製造品。戰前東歐國家不但和蘇聯的貿易極小，甚至它們相互之間的貿易，也不足道。西歐各國因爲

東歐在機器和製造品方面，必須依賴於英美日的供給，這是根據戰前的觀察而來的。

但東歐各國自從莫洛托夫計劃以來，它們就努力於訂立相互間的貿易協定了。到本年八月底爲止，東歐新民主國家間，以及它們和蘇聯之間，已經成立了二十一個貿易協定。舉一個例來說，本年七月十二日蘇聯和捷克訂立的五年貿易協定，在一九四八年中，蘇聯將供給捷克小麥四十萬噸，肥料六萬五千噸，棉花二萬噸，以及鐵、錳、鎳、鐵合金、羊毛、麵粉、油、硫磺等原料，而捷克則以鐵道設備、機器工具以及其他製成品供給蘇聯。捷克和波蘭及南斯拉夫之間也成立了爲期五年的貿易協定。蘇聯和其他許多國家間的貿易協定，雖以一年爲期的，但是，滿期後可以自動延長。最近的趨向，這種貿易協定的期滿，都在放長之中。這可以顯示出東歐經濟自給自足的發展，漸趨於長期性。

這個集團中各國最主要的特點是：（一）大工業的國有化。（二）土地的國有化。（三）政府由代表各種階級的政黨結合成「人民戰線」或「祖國戰線」。（四）各種不同階級的政黨代表各種不同階層的利益，但對於國家共同總的政策則是一致的。（五）國內各種民族完全平等，都有權自治和參加國家政治。（六）在經濟和政治等各方面不是停留在現行的一個階段上，而是逐漸地走向社會主義的方向。

這個經濟集團的作風完全與資本主義集團的作風相反，它的勢力現在猶在培養發育之中，並且其所培養發育的區域也不只限於東歐的一部分，按最近的趨勢觀察，似有蔓延於全世界各國的可能性，不過有的尚在醞釀之中，有的已經發育成熟了，却尚沒有達到羽毛成熟的時期。

現代知識

以現代的精神開自由的路；
以超然的立場說公允的話。

內容豐富切實！
歡迎直接訂閱。

人人一愛讀
人人一要看

請聯合國傾聽人民之聲

賽珍珠女士著
徵 耶 譯

賽珍珠願意那些寫中國文，韓文，日文，和此類文字的人們，能够坐在聯合國聽眾當中，也許會使他們警覺起來，決心不讓聯合國夭折，不計任何犧牲來維護它，把它當作人類在崩潰關頭前的一個最後希望！

抑制懷疑和恐懼都是愚蠢的，目前正是這一個時代，自從舊金山會議以來，全世界人們對聯合國都抱一種期待和堅定希望的態度，但這種態度也逐漸蒙受恐懼的打擊，我自己便是其中之一，如果這只是我個人的事情，那我不會不煩瑣地寫這篇東西，以表示我個人的懷疑恐懼和希望，不過，事實上除了許多口頭提出的問題和談話以外，我桌上堆滿了許多信件，這使我憤然，那並不是僅僅有「我目前心」狀態的，譬如，最近我接到，一位中國朋友來信，他問我有沒有看到目前中國政策受聯合國影響而改變的可能，他自己沒有看到，但情緒顯然是錯的，他是一個愛國者，一個國民黨員，但並不屬於那黨運用美金而移利的小集團，他說：

「在注視魏德邁調查團之後，我們相信，它的目的是軍事的，將來如果外國戰爭在我們境內爆發，我們老百姓要兩面作戰，美國不但要對付敵人，她還要遭受中國人的回背攻擊，這些人是中國大眾，並非共產黨人，由美蘇兩國首而成的戰爭趨向，具有危險性的不現實，美國人怎麼會不知道用他們名義所發生的一切？我願意我們人民能向聯合國提供觀點的途徑，但我又想他們是沒有力量的，不過，那不是還有安理會嗎？蘇認爲它也是毫無力量嗎？」

一封由法國來信說：

「僅僅在戰後幾個月，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便停止租借法案，聯合國又怎麼能成功？當我們抗戰時，我們和政治制度中最殘暴的納粹主義作戰時，別人告訴我們，盟國要繼續聯繫，不只是爲爭取勝利，還要爲重建更美好的世界而合作」。

印度來信提出一些問題：

「我們在這兒想，美國的原子彈文明是今天世界的最大威脅，和平是無望的，一直到原子彈炸裂在大西洋時，那裏；大西洋憲章在還沒有產生多久之前，也要葬沉洋底，還有沒有補救我們焦慮的辦法？可以把希望寄託給聯合國嗎？我們倒很害怕不行呢」。

朝鮮來信說：

「你知道，當我說我們已陷入失望時，我是爲我們人民說的，過去我們，對於自由的展望是多麼有希望，而今天我們處境要比以前壞得多，我們怎麼到聯合國去？那裏能聽到人民呼聲嗎？我們聽說它是無用的」。

從一國來信說：

「可是我們聽說，人民呼聲並不能到達聯合國，正如被關在集中營裏犯人的呼聲不能傳到營外一樣，這可是真的嗎？」

從日本也有來信說：

「妳能告訴我們自由民主的真諦嗎？聯合國將來能否救世界這兩個東西和平和？可是，我們聽不到任何有關聯合國的事情」。

這些是山世界各地來的雜亂問題，當然，它們是來自受苦的人民的，這可能因爲現階段的聯合國，幾乎還不能期望它來注意這些人民，尤其他們還沒有方法向聯合國陳述他們的情境，但，上次印度之向聯合國陳述南非印人處境，頗爲成功，還有最近印尼情形也已向大會陳述，這還是由印人自己提出的，也許這些受苦人民太不能忍耐了，不過一個人在和愛或世遭受受傷，的情境裏，自然會變成不能忍耐。我有一個朝鮮朋友，他的住宅剛好在美國國內，三英里以外在蘇聯區內是他的祖墳，那兒埋葬了他的祖先，他父親也埋在那裏，他母親已經超過九十高齡，還活着，她知道有一天她會死的，於是時時焦慮，恐怕她死後不能

和地丈夫合併，照目前情形來看，要進入眼增顯然是毫無辦法的。這從許多大困難問題的觀點來衡量，似乎也太細微了，但也可以觀微知著，整個家庭為愚昧的局勢和老母親在晚年所受苦惱的不公平而感到的憤恨和憤怒，其原因僅僅為了兩個嗜好強力的外國的高興，由於這件小事，一種社會的憤怒已經日趨發展，這消息也已遠涉重洋，使這裏的韓國人都發怒了，使他們發怒的是這是一項事實，那便是，當世界上兩大強國相繼走上無意義戰爭之路，而牽動全世界和他們走上同路時，人是新來越沒有價值了，聯合國那裏去呢？

這裏，在我自己國家內，也有為了和我在國外朋友感到苦惱的同一事實，而產生日益加深的焦慮，美國是全心全力作聯合國的後盾，他們願意他們成功，但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越沒向成功之途前進，有人想，這是由於否決權和蘇聯的頑梗，有人又煩悶地感到，美國也要負一些責任，但他們都不很明瞭，他們感到無能為力，他們向任一知名之士大發信件，問問他們能做些什麼，「我們只應該坐視這反對戰爭的最後希望陷於虛弱而死嗎？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我自己在這種煩悶心境中，跑到聯合國看風色，是的，聯合國在那裏，在成功湖畔，迷惘中我幾至找不到路，但我想，這並非不平凡的，我知道我到了聯合國，當我看見一團團，色彩鮮明的旗幟飄揚在八月的乾熱風中，我決心拋棄所有恐懼和希望，讓我在進去以前，心情變得儘量的易於感受印象，這樣，在我出來時候，我才能搜集這些印象轉告向我提問題的朋友們，尤其那些海外的朋友，他們自己拿不出進入美國的聲川和參觀聯合國的入場券。

我馬上喜歡這地方的簡樸，低矮的為辦公而設計的建築烘托出節約和工作的氣氛，我對於那已為聯合國未來會址設計的摩大大廈覺得很遺憾，至少我很高興，聯合國能在這些平凡簡單的建築中發軔，她們已經够好了，足以和任何城市中任一潔淨飯店或辦公廳媲美，那也就够了，再好一點便是浪費，而這些代表們也不應該在浪費中生活工作，因為，這會使聯合國和受苦而懷疑的一般人民隔得更遠。

這裏有冷氣設備，這是聰明的，因為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我也喜歡那塊寫上每人名字的「指示牌」，你可以從而找到一個助理員或一個打字員，正如你能找到那些要人一樣，當我看到白牆上用大寫字母寫的「少數民族小組」及「反對歧視人權小組」，對面牆上又寫「婦女地位小

組」時，我覺得相當安慰甚至感動，我站在這些白牆當中幾分鐘，一縷希望在我心中蠕動，他們正在考慮和討論這些事嗎？

那裏有舒適可愛的沙發椅，代表們可以在那裏聚集開談，這是重要的，這些代表們應該像一般人一樣從事朋友方式的接觸。我也喜歡那咖啡間，那兒人們要各自服務，他是寬敞素潔而富有平淡色調的，還有一個櫃台，出售來自許多國家的雜誌和報紙，我看到許多厚重的季刊和有鮮艷圖畫的雜誌，而當我看見一個法國小孩跑來買一本蘇特狄斯爾的滑稽畫片時，我更覺得安慰。

自然，我願意單獨看看在辦公室裏的人員，我要向他們坦直地提出問題，我還希望他們能忠實地回答，他們是忠實的，這個，我能感覺到，我也被深切地感動着，也許他們只會指示我忠實的人們，而這也很好，世界就倚賴着那忠實的男或女人，此外的人們只會造成許多悲慘的，而他們自己早晚也會失敗的，希特勒便是一個例子。我向許多來自各國的男人談話，但在聯合國中女人並不多，自然線在家裏的許多，可惜成功湖畔並不如如此，在我聽那些男人談話以後，我為他們是什麼人而興奮，但我為他們說什麼話而惱恨，他們都意識到，聯合國是對付戰爭的最後一道防波堤，以下便是他們說的一些話：

「聯合國的完結便是戰爭」。

「人們不能為荷蘭在印尼的行動而辯護，可是，其實是這樣的，人們都必須漸漸相信，印尼總不會自由——美國正打算闖進去——哦，不，自然不會到持印尼政府，但可會獲取資助印尼貿易，也許，那就沒有可能的自由，所以荷蘭人說：『為什麼我們在那兒做了這麼多，我們不能保有它？』這些事是很難公開說的，但我以為，我們必得找出一個方法來做。」

「美國人并不挨餓，自然可以變成觀念論者，就因為不挨餓，他們就不會了解世界其他地方。」

「印度代表團竟取蘇聯對南非事件的支持，使美國人發了脾氣，但美國人應該記住，印度之向蘇聯求助，是在美國拒絕予以支持之後，這是一個公認的局勢，美國最先得到機會，當她予以拒絕時，蘇聯可就接受了，一方面意拒絕，另一方面就意接受。」

「我要告訴美蘇的分歧點，蘇聯恐怕聯合國會阻撓她的政策；美國却要聯合國變成她的工具，以促進她的政策。」

這樣地過了幾個鐘頭之後，我聽米越怕，「聯合國法定要失敗嗎」，我現在率直地提出這個問題，我覺得再規避似乎沒有用了。

一位智慧的歐洲老外交家，顯一個聽到我的問題，他想了一下，於是他便這樣地回答：

「要讓聯合國成功這可以有一些時間，不過，我應該說，我們已逐漸接近緊要關頭，而這也只是幾個月的事，我們是在最基本的困難下工作、第一，我們的慈善良人們都死了，在一段悠長的未來中，我們不能期待產生許多偉人，兩次戰爭把我們最好的人都殺光了，目前我們只能和我們現有的人一起工作。

第二，世界上兩個領導的強國間缺乏合作，這是最大的阻礙，也許我們沒法戰勝他。

第三，這也許是最嚴重的，各國人民——尤其美蘇人民都不來運用聯合國，讓我再把這一項重要事實說一遍，沒有一個地方的老百姓要他們政府運用聯合國」。

我又把我的問題問過許多人，他們的答案都集中於以上三點，尤其最後兩點，我更從那些正在聯合國工作的人員中發現一種很深的苦悶，由於兩個最強大國家顯然決定各自追逐其分裂而紛爭的政策，而並不以聯合國作為討論調處和協商的場所；又由於各地人民不來運用聯合國，這些人員便害怕着，聯合會在各強國還未進步兩大強國後塵之前，便會夭折。

記起各地人民向我提出的問題，我於是又向聯合國人員提出第二個問題：

「可是，有沒有辦法可以使人民直接到聯合國來為自己說話？你應該記住，有些國家中人民正向着他們自己的政府抗議；而便是這些政府在聯合國中有席次，那麼，有沒有辦法使這些人民直接到聯合國陳述他們反對獨裁政府的見解？」

對於這一個問題的答覆，總括一句話，個人絕對無法向聯合國陳述意見，那會使聯合國動搖崩潰，因之，一個國家內的任一人民地方團體都沒有直接到聯合國的方法，可是，有些國際性的組織却有這種特權，例如，世界職工會聯盟（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和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等。

這個我覺得正是聯合國組織的一個顯著的弊病，我明白，這個組織

不能夠一任那些替自己訴苦的人們來控制，不過，對於數目已經够多的人民——譬如說：中國，或者蘇聯，或者美國，或者其他地方——他們感到他們政府正在角逐一種危及世界安全的政府，應該找出辦法，使他們能夠把他們所想的告訴聯合國，並要求安全理事會的注意。

我接着又問，讓一個國家中人民能夠在聯合國有他們自己直接選出的代表，這是否可能的？目前，代表的產生方式很多，但沒有一個是真正的人民代表，有時，一個國王只選他的親戚充當代表。就說，在我們美國吧，總統指派代表，由參議院表示是否同意，但這個離開所謂我們在聯合國中有我們自己代表這句話，可差得遠了，甚至參議院只能夠拒絕，而不能提名。

我問：「如果讓人民來選，譬如說，由目前政府指派的五個代表中，人民推派兩個，那難道不可能嗎？」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異口同聲地說：「十分可能，只要人民能覺醒而提出要求，最低限度，要使這些代表人選都由人民選出代表來抉擇，而不由政府中某些人所指派，那總是太可能的」。

好，這可來了，人民必當自己覺醒起來，正如我從人民中發現對於聯合國的希望和懷疑，我又從聯合國中發現對於人民的希望和懷疑。經過這幾個小時談話以後，大體說來，我很興奮鼓舞，我愉快地經過那寬敞撲實的客廳，看看這許多來自各國的面孔，我很歡喜，他們很多都復年輕，我很歡喜，他們很多看來都這麼善良，富於希望和智慧，我又看那宏大的門，許多人正走進去，安全理事會，正在開會，我也走進去，在平常臨時可以遇到的一般聽眾中找好座位，這些聽眾和在任何普通電影院中的初無二致，除了可以發現三三兩兩中國人日本人黎根港人南美人以及其他國家人民以外，但是大多數還是美國人，白種黑種都有，還有很多的年輕人，有的甚至還是學童，因為恰值假期，他們想來，所以他們就來了。

聽米越坐成半圓形，面對着另一張半圓形的大桌子，牆上是低矮的牌子用清析字母寫着國名的卡片，便放在牌上，每一國名之後是一個人，這便那個陣容看來很嚴肅，在這些人後面，我看見所有人民都在等待着，波蘭代表正在演說，針對殖民主義為埃及的自由辯護，聽眾都注意地聽着，那是一篇好演說，所有表情也很好，可是，我在聽眾中感到一種嚴肅和懷疑，我看看周圍人民的目光，他們並不注視桌子左側的波蘭

演說者，但那位視察子右轉的葛羅米柯——很接近英國的賈德幹和美國的奧森，在這長篇演說中，聽眾靜坐不動，也沒有歡呼聲，也許，安全理事會中不准歡呼吧？

我看來，有希望的並不是那篇演說，而是這些人民，和「人民在此」這一事實，街頭的一般人民——這批必須為戰爭出錢，而他們兒子必須參戰，陣亡的男女子女，從來不能和政府共坐來聽聽說些什麼，這件事在以往世界史上從沒有成爲可能。我訝異，這對於代表們有什麼影響？這些聽眾聽進來，犧牲十五分鐘的吃飯時間，或工作後的一小時，來聽他們所說的話，他們可意識到嗎？我不能相信那是毫無影響的，我願意那些寫中國文，韓文，日文和此類文字的人們能夠到這裏，坐在這一批聽眾當中，也許那會使他們警覺起來，決心不讓聯合國夭折，不計任何犧牲來維護她，把這當作人類在崩潰關頭之前的一個最後希望。

我常常想起那一次對聯合國的訪問，我嘗試把我所有的思慮綜括起來，以下便是：

世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在我走過的一所聯合國辦公室牆上，貼一張從雜誌上剪下的照片，這是這塊沒有裝飾牆上的唯一畫片，上面是兩個美國小孩子——剛比嬰兒稍大，一個在痛哭，他是空手的，另一個是顯露奢侈很美麗的孩子，臉上帶一種天使似的冷靜，從圖上看不出他在傾聽旁邊的哭聲，甚至知道旁邊還有一個孩子，這個混血兒的孩子每個手上都拿一根冰棒——一個是自己的；一個是旁邊那個孩子的，他正在吃這兩根冰棒，很懂得享受地在紙，這便是世界。

但，聯合國的觀念和這個相反，聯合國要計劃使一些小孩子們不能從其他孩子那裏搶走冰棒，他要設計以合作不以競爭做世界的秩序，這個觀念很深奧也很博大，但也是很簡單而可行的，自然，首先要讓小孩子們放棄從別人搶冰棒的慾望，甚至要加以處罰，但聯合國至今還未賦有，或者根本就沒有設計處罰孩子的方法，關於這個，還應該做些工作。

我很受秘書處性質所感動，我沒有同代表們談過話，我猜想他們只能和他們所代表的各個政府一樣好，也不會更好些，不過聯合國中真正工作的，是那些放棄自己政府而宣誓爲世界服務的人們，這是一個動人

而嚴肅的警訓：

「余鄭重宣誓（執行，確認，允諾），本諸忠誠，謹慎及良心，以履行余以聯合國國際法律人員地位所受之任務，履行此等任務并規範余之行爲，使僅着眼於聯合國之利益，凡關於職責之裁斷，絕不尋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本組織以外其他權威之訓示」。

這便是世界胸襟闊大的產物，它可以擴展起來，包括，所有願度把世界福利看做第一，超過愛國的自私的利益的人們。這種懷抱是得保持勿失的。

我並沒有碰見秘書長，直到現在，我還沒碰見他，而關於他，我也知道得很少，因之，我可以說我所要說的，我以爲，聯合國秘書長幹的是世界最偉大的工作，這項工作要一個普通人貢獻其所有精力，正義感和智慧，他必需不是一個中庸者，還要比一個調處者高明得很多，他更要超過一個爭論國家間的妥協者——雖然這在他偉大風度中應該具備這些氣質，除了世界人民本身以外，我必要在公平地把聯合國成功的責任——甚至聯合國的生命責任，放在秘書長肩上，假定他能够勝任這項偉大工作，他一個人就可以挽救聯合國，因爲他有權呼籲人民予以協助，聯合國憲章中特別寫着：

「秘書長可以其所認爲足以威脅維持國際和平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且有進者，秘書長應就本組織工作，向聯合國大會提出年度報告」。

但是，這需要一個偉大人物，才敢不畏強暴地行使其權力，他還要視原則重於策略，全人類重於若干人。

聯合國能生存嗎？

我不知道，因爲我不知道人民是否堅持她要生存下去，如果人民不堅持，我恐怕政府便要殺戮她了。

對那些提出問題的人們——其中包括我，我只能說，聯合國爲未來世界實在充滿潛在的福利，她能生存，生長，變成我們所需要的，變成許多觀點聚議的場所，變成調停協議的場所；變成覓取公平發現公平的場所，變成一個和平的途徑；那她是很好的了，是的，我相信，她可以變成永久和平的工具，但，這只是在人民能堅決的擁護她，迫使他們政府來運用她如她所能而應該被運用的時候；才是可能的。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於南京
(原文載於聯合國世界十月號)

改造中國的一個意見

朝陽學院教授 錢克新

中國人民，處在這個時代，爲了環境艱苦，大家都感到苦悶。不過唯其因爲如此，我們更要反省，而且進一步結成新的力量來共勉改造中國。試問百餘年前的美法革命，以及上次大戰後的蘇聯革命，那一個不是從極黑暗極苦悶的時代改造過來，而使國家走入正軌的？因此，我們現在所須注意的，是我們中國人民今後有無改造國家的勇氣與毅力。

時至今日，中國需要改造，在當前被戰後所革新的世界裏更有必然的趨勢。因爲時代在不斷的進步，中國革命也不能停止於二三十年前的形勢，世界的革命也不能以共產主義的鬥爭視作最後的革命。何以故呢？我們現在且先來看看世界近年來進步的情形：

第一，政治與經濟業已打成一片，政治苟欲經濟便無成效可言。惟現在各國雖在政治方面重視經濟的運用，可是還沒有有一個能够迎合這種新的傾向，於是戰後在英法諸國均爲復興所苦，而自戰爭造成空前繁榮的美國，也弄得安定無術。

第二，現代的國家觀應由世界觀出發，極端的國家主義必致危，世界和平。因爲國家主義發展到了極端，便會成爲侵略的帝國主義，而世界的戰事也便不能避免了。在國家主義支配下的所謂「和平」，其實不過是暫時的休戰，何況今日即連這種「假和平」都還不能順利締造，可見在一般國家主義的代表中決不能達成人類共生所依的國際和平。

按國家制度的形成，原是爲謀國民集體生存之故。人既不能孤立而須謀建立獨立生存的體制（國家），那末難道國與國間不能出現一種國際集體生存的機體嗎？國民與生有必謀共生，國家與生有亦應謀共生。所以在戰後所啓示的世界裏，任何一國之獨立與發展，乃以國際間一種集體生存機體之建立爲條件的。換句話說，中國的改造，它必須拓展成一種世界的改造，然後始能在人類的歷史中開闢出一個新的時代，確立人類集體共生的新世界觀。

第三，在政治的綜合現象上，宗教因素又見抬頭，我們只要看一看素來提倡反宗教的蘇聯，忽於戰事結束前一年恢復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便可知宗教新的政治上是起着如何的作用。前面說過，人類爲謀共生，所以不能不打破國界而發展人類全體合作的思想，從而發揚出一全

利益] (Community Interest) 的國際法新觀念。尤其現代世界交通發達之後，空閒的距離無形縮短。同時經過了這次戰爭，世界各大陸的人民接觸機會也增多了，單是基於國家主義的對他國合作，顯然已不能迎合新的需要，所以必然將有一種共同信條來作互相團結的媒介，這種媒介就是思想。我相信如果在這次戰爭以後，人類能產生一個新的思想中心，如像上次大戰後共產主義運動在各國勃興一樣，則不僅今日國際間的矛盾可以消滅而使聯合國組織對人類集體的貢獻更進一步，即於許多戰後復興的國家（包括我國在內）也至少能獲得一個新的刺激，而促其覓求到「線新的光明遠景。不幸我們今天雖然在物質上已走上了原子時代，在思想上却還是停滯在共產主義的現狀，這於人類進步的前途上確是一件遺憾的事！可是我們知道，首創共產主義的馬克斯，他把物質支配人生的原則，支配了世界人類的知覺幾將百年，我們却還沒有能本乎人生創造物質與支配物質的能力，拓展出「一種改造的新精神，以形成人類普遍而一致的新信仰，此實爲當前人類集體的求生最大威脅。如果我們現在要一方面排脫原子彈的威力，一方面使共產主義獲得合理的發展，我們必須重視世界精神的一致性，換言之，亦即重視新思想的啓發。

認清了世界這樣的前進與需求，我們才能討論到中國的改造問題。關於此事，有一點似乎應當先提出來討論，便是中國今後的政治究應根據人治呢，還是法治？有人認爲：中國因了一般人民知識水準的低下以及社會文化的落後，故應採用人治。可是爲了人亡政廢之故，歷來對於此說已屢有反對。我們且問：人究竟怎樣來管理人呢？他須先造出一種制度，然後才有管理的尺度。到了今天，政治不僅是管理人之事，亦且指管理人之物，因此愈感制度建立的重要。所謂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需要人來依時改造。譬如說吧，關於肅清貪污，假定有一位好官確能秉公以法來制裁貪官污吏，但他真能徹底做下去嗎？他若沒有確切的時候固成問題，他不能安然在位又將成一個問題，並且若果真以嚴法來辦的話，那末我國有句老話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可見單靠人力是不夠的，尤其社會組織在今日已愈趨複雜，事務管理也愈

應精新有許多事決非一個長官能明察秋毫的，所以我時常想，如果用了一種改幣的制法，使每個官吏無法舞弊豈非更好？在中國歷史上，早已充滿了貪污的事實，就是在厲行法治的西洋，也難免有百弊叢生之時，可見我們如果不設法利用好制度或改良舊制度，那末一切澄清吏治的意見都是廢話。我們須知，現在的人為什麼都見利忘義呢？有人說，這是道德觀念薄弱之故。但這話是不大確當的。事實上，因為現代社會上一切以金錢來作評價人格的標準，所以人們便顧不到道德觀念了，如果有一天社會上不能再以金錢為萬能的話，我想人們見利忘義的行為是可以減少的。為什麼金錢有萬能呢？這便不能不怪到現代的貨幣制度不好。所謂貨幣制度成為問題的，並不像今日一般學者所研究的，究竟應該用金本位呢，銀本位呢，外幣本位呢，還是國家管理本位呢？……等一類的問題。這些制度，在西洋各國都已實行過的，且已發生了很多的毛病，難道我們還能學他們麼？孫中山先生曾經有過一篇論錢幣革命的文章，他主張把錢幣和生產相聯繫，這是一種可貴的意見。我們如果要徹底矯正金錢萬能的毛病，必須採用他這種意見，從幣物聯繫的這一點上着手。有了這種新的貨幣制度，物價自然穩定，而不事生產的即無法取得非分之財，貪污便有澄清的希望了。所以若要改造國家，我們就必須運用新的圖騰造出一種新的制度來才好。

現在再說中國改造的途徑。孫中山先生曾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話。事實上，中國的確需要組織這種革命精神，以達到國家改造之目的。茲略述管見於后：

第一，在國家組織方面，每一時代領導中國的政治家沒有一個不想統一的，但他們都以為國家的統一，就是國家一元化，無論是人，是地，都須一元化，結果，這些嘗試統一中國的人，却沒有一個不是失敗的。在歷史上固也曾有盡了武力統一中國的王朝出現，但試問有幾個真能達成統一的理想？每個朝代開國帝王的出現，只因人民久戰之後，欲得暫時安息之機而已，不久却又因內亂或外患而覆滅了那個王朝。率直地說，這不是統一，而是成王敗寇式的一種循環。容觀魏了！再看民國肇始以來，以前袁世凱與張勳等人都想藉武力統一中國，而結果都失敗了！一切的事實證明：愈欲用一元化的方法來統一中國，結果對他作梗的人便愈多。由此可見一元的統一是做不到的，做到了也是假的「粉飾太平」。我們必須改用「一致」的方法來求中國的統一，這才是我國國家

組織改造上一個頂妥當的辦法。什麼叫一致呢？一元是以「人」或「黨」或「黨」。一致乃係在一個共同目的之下，把各個單位結合起來。換言之，一元的統一是一對人而言，一致的統一是一對事而言。我們所重視的，是為民族共進而確立一個共同進化的最高目的，用這個目的結合方法來統一中國。一國的領袖只是這種最高目的之人格化，而並不是全民定於一尊的權力者。

第二，因為中國在表面上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家，所以我們談到中國的前途，便不得不討論到民主政治的前途。所謂民主政治，從其發展的歷史本義而言，乃是人民各按其本地需要而自動組織起來以實現其共進目的之政治制度。所以最先發達民主政治的英國，起初也是先在地方方面推行民主制度，後來才逐漸影響到中央政權的改造。可是民主政治一經中央推行，却又逐漸以集權之故而剝蝕之地方的民主性格，美國的獨立革命，可說就是受了這個影響而起的反動。美國革命初年，本在爭取地方民主政治，但革命成功後，又因中央政權之縮立而起集權的傾向。於是在憲法學上遂構成地方分權與中央集權的二人學派，同時此項爭執也反映到美國建國後的歷史。不過，美國的聯邦制度，使原有的地域民主色彩調和了中央集權的傾向，這在上一世紀，確曾成為頂時髦的民主制度。我們只要看看上次大戰後新興國家民主的趨勢，就可以知道。尤其蘇聯新國家形態的演變，更使地域民主的傾向加濃起來，這實在只是使民主政治回復其本來的面目而已。其實，民主制度之實行，確應根據各個地域的特性；何況中國交通既不發達，各地人民的生活習慣也互相歧異，此種歧異性在戰後尤為充分地表現出來，所以我們如不重視這點地域的特性，則民主的嘗試也必然是無效的。其次，中國有中國的特性，我們如在實行民主政治時能注意到地理的因素，那末就不至於一味模倣西洋，而能充分運用我國原有的傳統了！所以，實行地域民主，實為今後中國政治革新的一途。

第三，關於經濟方面的改造，應特別注意於現代的政治即經濟之本體這一點。孫中山先生曾提出了民生史觀的哲理，且在民生主義中主張人民須確保其衣食住行，以安定民生。他所提出的方法，是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但這兩項辦法只是消極的原則，而由此次的戰時及戰後經驗，我們却更看到了因物幣失調而引起了物價高漲，所以備是消極的辦

法是不夠的。同時我們在蘇聯的腐敗中，我們更看到了要建立強盛的國家，必須集中人力與物力且因蘇聯在平時就已有了戰時的經濟基礎，故在此大戰爭中能夠轉敗為勝。中國要建立新的經濟制度，自然也須經濟現實的需要。我認爲今後的中國經濟制度，應當以生產本位爲經，功績相應爲緯。所謂生產本位，最重要的一點，是要確立貨幣與物價間的聯繫，貨幣的發行應根據物質的生產數字而定，如是始無通貨膨脹，幣價貶值之弊。可是確定了幣值之後，如果不把別的方法來限制貨幣的效用，則貪官污吏以及投機奸商還是消滅不了。所以我又提出了一個功績相應的原則，即有功績而貢獻多者則其報酬亦得比例增加。這個原則足以鼓勵人民生產和努力學習。過去階級的罪惡，是在於人生差別享受的標準係根據貧富的異殊，只要有錢就可以享受，却並不問你的錢是如何取得的，於是直接鼓勵着人民的見利妄爲！現在我們應把一切主要的生產必需品實行非商品化，由政府管理，政府除逐漸使生產的人民生活向

日本民主的表裏

F. Kelley & C. Ryan 合著
李守先 譯

——F. Kelley 是美國紐約前鋒論壇報記者，C. Ryan 是美國每日電訊報記者。他們是東京聖軍總部最享聲名的兩位外國記者。本文譯自今年紐約美國 Book-Stratford Press 出版的 Starpanangit Methodo。——譯者注。

十五年來的日本侵略須要一種由軍閥隨意安排的政治制度。它必須能任意伸縮，必須否定西洋的政黨問政方式。它必須是如德蘇斯應唯命是從的制度。它必須是對軍事預算，對外交政策不負難辭的責任。

一八八九年的「明治憲法」早已奠定了軍閥主義政治機構的基礎，明治憲法以建立日本的自由國家爲號召，實際上造成了政治的德謨克拉西一個大笑柄。根據明治憲法（現在已由一九四六—四七的新憲法所代替）日本有一個立法院或稱帝國議會，下分貴族與衆議兩院。

衆議院在一定限度內可以行新法。議會除了有權向閣員提出問題外，不能討論外交。議會對預算也只有有限權力，對陸海空軍三部提出的預算數字一無權力。如果內閣提出的預算在議會通過不通過，就實施上年度預算。

內閣可以離開議會獨立。它如果願意接受上年度預算可以無視議會的不信任投票。尤其是，內閣用不到必須代表大選中獲勝的政黨。最明

上之外，其它一切優越的享受亦應由政府授與人類。國家或社會有貢獻的個人。如果舉凡一切人生優越的享受，普通人民不能徒以金錢來取得，那末貪污行爲自然可以消滅於無形了。政府如果對物質有了管理的全權，而不制定功績相應的辦法，那末官吏的舞弊行爲必將更爲層出不窮。宋代王安石改革經濟制度之所以失敗，其原因即在於此。所以，生產本位與功績相應的兩大原則，在解決今後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上缺一不可。

中國欲求此次戰後在生存與發展中獲得自強，孫中山先生「繼續革命」的鼓勵實爲其始基，但我們欲求貫徹此一使命，必須先有新的思想。有了新的思想，才能產生新的人；有了新的人，才能產生新的制度；有了新的制度，才能創造新的中國。關於中國的改造，我的意見如此，尙請海內有心之士共起討論。

顯的例子是一九三〇年中庸派的民政黨以二百七十三對一百七十四票獲得了衆議院大選勝利，却由保守派的政友會組織政府。四年後，民政黨在大選中又佔上風，換來的却是一連串暗殺中庸的西洋思想的日本人事件。而且無論那一黨組閣，對陸海軍大臣是無權選擇的，他們必須由陸海軍兩省指派。

此外，日皇對議會擁有最高否決權。他可以下令解散衆議院，重新選舉。日皇遵照憲法大臣奏請委派每一個首相。我們知道最後幾年的憲法大臣是木戶幸一侯爵，東條英機就是木戶推選的。

舊憲法規定衆議院四百六十六席，議員每四年一選，選民須在二十五歲以上。現在新憲法把選民年齡降到二十一歲，婦女也有選舉與被選舉權了。

貴族院或絕上院，那是一個貴族和世襲的特權人物的奇異配合。那裏面包含着公，侯，伯，子，男，對國家有特殊功勳的人物，帝國學士

隨着全副心，以及後來的種種事情。據說，當時新憲法把貴族院取消了，代以民選的參議院（House of Councillors），議員任期六年。這便使貴族院消失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日本政黨逐漸走入全盤瓦解的境地了。包括財閥在內，財閥則服從軍部命令。從東條等通過議會的力量，雖然是軍閥的；如果日本這次戰勝，這種權力可能再變幾個世紀也難地台吧！日本政治家用秘密結社與青年熱血操縱政權。在議會裏說話的必受肅清。投票專家根本不知道事實真相，他們早已由神社訓練成了盲目服從的習慣。

一般群眾按着一些政客的騙子所通知的投票。在佔領軍新下舉行的一九四六年的所謂自由選舉中，他們也那樣投票。幾百萬初次參加選舉的婦女也照着她們丈夫的指示而投票。

在舊秩序下協助政治警察的警察。日本成爲世界最前線的警察管制國家爲時已久。警察久已成爲形與壓迫的象徵。它管制思想與行動。他不是人民的保衛者，不是朋友，也不是自由的護衛。日本人在過去甚至將來是天然的模倣者。在他們警察制度裏，抄襲了德國納粹與義大利法西斯。

在舊時日本，中立派或自由分子只有有數的寥寥幾個，而且他們只是名義上的自由分子。過去七十五年來日本始終沒有發生過一次大規模的影響巨大的自由主義的或進步的運動。從西洋標準來看，日本的自由分子是極端的保守分子或更不如保守分子的人物。

軍閥控制了政治，也控制了報紙，無線電，電影，演劇與教育制度。日本報紙遵照日本「戈貝爾」們主持的內閣情報局指示，守着各黨的路線。無線電當然也是政府一種「上情下宣」的工具。學校都裝一架無線電每天收着強迫收聽的一段節目。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到十年，日本開始壓迫政治自由的行動，禁止了共產黨，大批逮捕共產黨及其同情者。在所謂「保安法」的一網打盡的律下，信仰共產主義就是犯罪。一萬來共產黨黨員者都被捕受審。數千人不得不在潮濕的牢房裏消磨十五年或更多的年月，一直到麥克阿瑟下令把他們釋放。有些甚至寧願留在牢裏，因爲他們的家人已被捕；在獄中分子中間依然有他們的敵人。

釋放的共產黨員之一是一九二二年創立日本共產黨的德田球一，他

是一個五十二歲的老律師，在一九二八年日共書記長任內被捕。他歷盡和子受警察非刑而死。由同牢獄出的還有東京共產黨報紙編輯人四十四歲的志賀義雄。

他們剛出牢房時頗感生疏，但基本目的是堅定的，和其科科黨路線並不分歧。他們馬上和另一個從中國回國去而與共產黨思慮有聯繫的日本共產黨員野坂參三聯合起來了。在一年內共產黨就宣布有一萬五千黨員。他們發動飢餓行進；他們蔑視日皇；他們高聲稱頌麥克阿瑟。他們和社會民主黨求愛，然而失敗了。他們創辦了報紙「紅旗」。他們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大選中獲得了議會五個議席。

五個黨派之一德田球一。他大聲疾呼要求廢置和仁，這便一個右派極端分子與地位維護者福田元秋，根據奇怪地保留下的一條大憲不違背對他提出控訴，後來控訴却又撤消了。

舊日本時代的警察和政客僕通過「鄰組」（即保甲制度）把日本人民嚴加壓制。日本社會的與經濟的機構很久以來就建築在這種「鄰組」制度上，這種組織和美國政治機構中的街坊委員會相彷彿。「鄰組」是很有用的。在選舉時由他們收集選舉票。他們對鄰組內的人民偵探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在戰爭時，政府利用它辦理配給。

到今天，「鄰組」依然是日本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在它們被別的制度代替或權力受到限制前，仍然是威脅佔領當局成功的因素。例如，不久以前盟軍總部就發現禁菸爲非法組織的「神社」信徒們利用鄰組對市民徵稅。

爲了戰爭目的，日本統治層在十多年前就看到他們在政府上層有個較好的機構。一九三四年他們在內閣建立「滿洲事務局」擔任了「滿洲事務」的控制權。一九三六年他們建立了「內閣企劃局」，一年後中日戰爭爆發，改成「內閣計畫局」。那是使日本動員和統一民族政策的機關，被稱爲「經濟的參謀總長」。由於對華戰爭的成功，他們又立了一個「支那事務局」，由首相任總長，外相，財相，陸海相任副總長。

然而軍閥們發現，他們在政治上還需要一個總攬一切的政黨去支持這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制度。一九四〇年，近衛文相主持下成立了「帝國大政翼贊會」，這是一個議會外的組織，目的在「翼贊」裕仁願推行各項政令。它把議會，內閣，大企業和秘密結社聯繫起來。

本來是財閥控制的民政黨和政友會也被解散了，而在一九四〇年十月由近衛首相發動了帝國大政翼贊會。一年後近衛辭職，東條上台，大

政黨會也接收過去，被軍部攪雜在黨中。一九四二年成立黨所週知的有系統組織的「帝國大政翼贊政治協會」。

這是東條使議會變成他行動的「橡皮印」的工具。一九四二年四月選舉東條政府通過「帝國大政翼贊會」在下院四百六十六議席中「按押了」三百三十七人。東條從此不用擔心不多數了。後來直到麥克阿瑟的整肅令才禁止了這些東條的「雜仔」議員再入議會。

東條又把首相和陸相架於一身。日本的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同職不對內閣或政府中任何一人負責。沒有一個人有權請陸相說明他們的預算。後來佔領當局發現在國庫內就有軍部用非法掠奪弄來的原對未動的幾百萬日元。

到一九四二年成立各大工業管制協會後，舊式財閥機關完全落入軍部掌握，管制協會目的在使日本工業和戰時經濟配合起來。他們管制原料與計畫生產。直到如今，他們是頑強阻撓日本工業恢復平時狀態的主要因素；他們依然是日本各縣市推選與修訂盟軍總部命令的手段。

在這一組織上，東條及其黨徒建立了大東亞事務省，它合併了內閣的「滿洲局」與「支那局」，強力控制在生長中的日本帝國外交政策。東條成了二十世紀的「幕府」，把日皇造成一個囚徒，傀儡與名義上的皇帝。東條須為地下活動與反抗而擔心，他沒有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所有的問題。

從地理上看，現代的自由思想不能傳染到日本，像德國南部的自由與中立的自由之島的瑞士是不存在的，在日本之西也沒有像德國西部的法國。那裏只一個懶惰，富庶，一盤散沙與食污的中國。北鄰是個極權的蘇聯。

也不像德義，不像法國挪威或其他被佔領國家，日本在戰時並沒有為恢復祖國自由而工作的國外「細胞」。唯一的國外細胞是在巴西的日本恐怖分子，他們至今依然生活在「東條日本」復活的希望裏。

在戰前留學國外或回國發展工商外交計劃的那些日本人，在心理上他們對日本沒有絲毫影響。數千在美國歐戰人民「移植」當局移植到西部的日本人，在日本戰敗後大多數願意回國，民主並沒有在他們心裏生根，他們寧願搬往一片廢墟的日本。有些回國的日人在他們踏上國土幾小時後還堅信日本打了勝仗，他們認為美國軍隊是在對日投降條件下把他們送回國的，他們在東京和廣濟所見的美國軍隊是履行「美國的投降條件」去的。

這就是宣傳所加於日本人思想上的力量。戰爭結束後，麥克阿瑟的釋放政治犯，打開報紙的禁閉，擴大選舉範圍，開始政治整肅——這一切把日本的艱難解開了。但政治之機並不怎麼湧現。政治上，仍舊患著昏睡病。一個人民還不知如何便用一張選舉票，或變更壓制他們的政府的國家是不能希望他一躍而為對過去大加清洗的。

五個主要的政黨成立了。它們是自由黨，進步黨，社會民主黨，協同黨與共產黨。這是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的一九三一年以後的第一次「自由」大選中選出的下院政黨，它們的力量恰如上面所列的次序。

自由黨獲得一百五十議席，進步黨一百零六席，社會民主黨九十七席，協同黨八十五席，共產黨六席。共產黨雖少得可憐，但在十五年禁黨後，那僅是六個月合法活動的結果。新議員有三十八位女性，包括社會民主黨的加藤靜枝，她是以日本的山額夫人馳名的。

自由黨進步黨的招牌都是掛了羊頭賣狗肉，為了不使以後的選民上當，盟軍總部應該糾正它們的名稱。它們的黨綱大同小異，它們的黨員都是東條所及收過的民政黨與政友會的老黨員。雖然在大選前整肅了百分之九十，但實際參加選舉的僅是那些老政客的「傀儡」而已，他們應被整肅了，但在暗中牽線的還是他們。

事實上進步黨在外表和綱領上都是保守的。大選中佔了上風（不是多數）的自由黨也不見得進步。自由進步兩黨只是老政客的俱樂部而已；東條式議會是新議會的繼承者。

進步黨的指導人物是鶴見祐輔，他在戰前曾以教授與作家的姿態馳名美國。他要求前朝鮮總督宇垣一成或近衛文相繼任黨魁。從這一點就可知道進步黨是如何進步了。鶴見祐輔後來被禁止充任議員。

自由黨的傀儡與過去的領袖是鳩山一郎，假使不是美國記者揭發他底過去，他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就成首相了。直到五月四日他正要從原喜重郎手裏接受首相職位前，麥克阿瑟把他整肅了。幣原是三菱洋行系的一個女婿，在日本投降後臨時攝政充當的領袖。

幣原整肅後，首相實權落到另一個所謂自由黨領袖的手裏去。他是會做過駐美大使的吉田茂，他曾一度因和平主義而被盟軍警察投入監獄。於是在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幣原表示對不讓麥克阿瑟任何命令毫無損失，他的外曾吉田以新首相資格宣佈，他認為日本原有的憲法是足夠民主的，財閥並不太壞，並沒有發動戰爭。

吉田茂頑強地做了五個月首相，堅信自由黨一黨可以使日本從戰爭渡到和平。他希望一直做到簽訂和約；那時「自由」黨的根可以很茁壯了。但自由黨在一九四七年初春，麥克阿瑟地方黨命令下被削弱了它的農村勢力。

鳩山一郎受整肅是極有趣的故事，如果不是美國記者暴露他的原形，可以打賭麥克阿瑟部下永久不會知道他底細的。麥帥的情報組織就是這樣的。（作者的筆法妙極了。——劍磨）

鳩山公明誇耀他出任首相。他把一個人忘了：一個骨瘦如柴的瘦小人物，劇烈咳嗽，頭髮蓬鬆。他是山部賢太郎（Kenzo Yamabe），一個共產黨，他因政治信仰在牢裏被押了四年。在日本法律下，他是一個危險的思想家，內務省很久以前就禁止了他的一本和平主義的小冊子。

在山部的書架裡有部有以的著作，書名是「世界的面相」，作者就是鳩山一郎，那是他在一九三七年旅行歐洲後所寫的。

芝加哥太陽報一位勤奮的記者馬克·蓋恩（Mark Gahn）把那部書借來，不聲不響地翻成了英文。請聽吧！那就是鳩山，寫著歌頌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抒情詩，稱頌他們對待勞工的殘酷手段，認為與日本無異重要！

關於鳩山的其他證據也陸續發現了。一九四二年的競選演說，他支持用戰爭為領土擴張的手段。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二九年田中內閣書記官長任內，他是支持實行制憲議會自由與言論自由的「保安法」的工具，那條法律把數萬軍純呼改革的人士置於恐怖逮捕的籠下。他也會宣稱侵略中國與中國東北的真正戰爭原因是英美煽動的中國抗日情緒。他盛氣凌人地宣布日本內閣已拋棄對美英的屈辱外交了。

鳩山一郎本人是個財主，還有一批財主替他撐腰，其中橡皮業方面捐出四萬美元給自由黨，鳩山在東京為自己競選所花的金錢則二倍於此數。他自利因為他的自由主張被排斥在近衛與東條的帝國大政翼贊會外的。

在大選前一星期的某夜，東京盟國記者在記者俱樂部圍着鳩山對他底著作與言論提出了一串問題。他張口結舌驚慌失措之餘，用政治上的便利為自己辯護。他說，那本書是八年前的舊作，對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意向也判斷錯了。他們質問他為什麼他要痛斥中國不宜成立自主政府。他說他對蔣主席也看錯了，他認為蔣主席是統一不了中國的。他說他擔心中國落到共產黨手裏，他說英國前首相艾登可以替他證明：鳩山會打算結束「中國事變」。（他承認鳩山計畫主張犧牲北方六省停止中日戰爭。）

盟軍總部對財閥集團顧問岩田宙造也費了很大工夫纔把他整肅，他奇蹟似的在東京久瀨宮與幣原八朗連任司法省大臣。

其他所謂自由黨人物應該整肅的還有的是，蘇聯的目光是在前幕內朝厚生省大臣原田均，他是近衛自殺時主要的哀哭者，是戰時外務省的戰鼓，他是日本政府主辦的英文「日本時報」的社長。

為了阻止鳩山一郎之流偷偷爬回政治舞台，對日本政黨組織應設其能嚴格外嚴密監視。筆者們相信今後十年內，應該每年舉行大選，不能像新憲法所規定的每四年舉行一次。因為那樣纔可以給新的人才與新的政治力量以結集的機會。也可以使盟軍總部經常整肅其候選人以及審查已經入選者過去與現在行為的機會。

在盟軍總部監督下，戰後首次議會完成了一些事情。它通過了新憲法；根據十五日元對美金一元的人造匯率通過了相當於八十億美元的預算。通過了一種保障勞工權利的現代勞工法，但禁止中央與地方政府人員罷工；通過了麥克阿瑟主張的土地改革原則；通過了麥克阿瑟徵收資產稅計畫，凡資產在六千六百萬日元以上的課稅百分之二十五至九十。議會更抹消了以戰爭損害方式賠償工業方面的六十億美元的政府與銀行借款。

到這日本真正民主的道路是漫長而艱苦的。在第一年佔領期間實質的自自由與進步是微弱的鮮花。他們需要日本軍勢力的保護，這些舊勢力在拖延和阻礙當局的行動，抓取一切機會在盟軍中間散播刺棘的種子。

吉田在幣原內閣外相任內爭取英國記者的協助與同情，反抗嚴厲的麥克阿瑟命令。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旬二位英國記者應吉田邀宴，到後發現美國記者被小心謹慎地「遺忘」了。他們被叮囑不要告訴會受外相邀宴，但「如果萬一被他們發現時就說說小女邀請你們的，可不要說是我。」在一頓市價格的山珍海味的盛宴後，吉田問道：「你們以為英國幾時可以來日本？因為像你們所看到的，這兒的美國專家可太多啦。」

吉田問看來，美國人對待日本人民的辦法是在「愚弄他們自己」，雖然他「憤憤提到」實際需要的是英國佔領。那兩位記者在載歌載舞以後行時滿口「同意」了。當他們爬上吉普車時吉田的秘書告訴他們如果記者俱樂部缺乏酒類只要通知他就行了。

吉田完全希望那兩位記者發表一段美國佔領當局在做著「擔勞工作」，如由英國領導盟軍當局就可以上正軌的故事。可是他們不但沒有寫這種故事，却把吉田邀請他們的事實全盤告訴了盟軍總部反問課主任車爾普將軍（General Thorpe）。

翌日早吉田坐在席子上，聽他說明，他被「誤傳了」，那是非常「可怕的誤解」。卓爾普相信英記者的說法，告訴他們那是分裂盟國的又一次努力，那是日本舊勢力派典型的陰謀。

中國不必用接受美國援助的辦法來恫嚇蘇聯，那樣更會引起蘇聯積極圖華；也不必用親蘇的手段來促使美國趕快援華，那樣更會使美政府，舉棋不定，美國的援外與蘇聯的「鐵幕」目前難能對峙而不分軒輊，但腳踏於兩大之間或採「腳踏兩隻船」政策的國家，終歸必須吃虧。

從聯合國大會看美蘇關係

——並論中國的第三條路問題

本刊駐滬特約記者 北通

全世界矚目的聯合國全體大會，從九月十六日開幕到十一月二十七日閉幕止，集五十七國代表，足足開了七十天會議，會議時叫聲和騷動的聲浪溢到每個會場角落。和平調協的空氣，簡直絕無僅有。在任何提案的討論當中，處處顯露出美蘇間兩大集團的對立，除非在極不重要的決議，兩集團偶然採取合作外，其他各重要提案的商討，美蘇雙方無一次不是爭辯得面紅耳赤，甚至破口大罵；而否決權的行使，更成為最後控制對方的武器。在不能行使否決權而獲通過的議案，如「小型聯大」，朝鮮監察團，巴爾幹邊境觀察團等，都遭到蘇集團的堅不合作打擊。就整個會議裏的各項重要問題來看，幾乎沒有一件議案得到順利的協議和解決。因此我們不得不對這一個莊嚴的國際會議加以極大遺憾！縱然在閉會前後，大家會發表些冠冕堂皇的聲明，但叫聲的聲浪，迄今還隱隱於耳，惡聲在人們耳際的盤旋，總比善言要延緩更長的時間，今日世人對聯大的觀感，總覺她是徹底失敗，而無任何的成功跡象了。

由否決權問題引出「小型聯大」

去年第一屆聯大開會時，美國便感覺到否決權規定的討厭，使多少提案都因蘇聯阻撓而不獲通過。因此在這次大會開幕時，美國首先放出一聲響亮——組織聯大常務委員會，即一般通俗的「小型聯大」。美國這項提議的動機，顯然是想用抽換換柱的手法，擊破安理會中否決權優越地位。這自然要遭遇到蘇聯的反對。在爭執此問題時，「遠意

問題」一直是辯論中心。就某點來看，小型大會的地位竟是全體大會閉會時的最高權力機關，殊有使安理會陷於附庸地位的可能。若「小型聯大」控制了安理會，則否決權的行使便會大受削弱，這種等於用釘子敲釘子的行徑，難能劃分清晰。因此從蘇聯的觀點或就憲章本身來看，「小型聯大」的設立是違憲行為的。憲章中所以要有五強否決權的規定，是鑒於有關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各種問題，除非五強取一致合作態度時，是難望有良好收穫的。取消或限制否決權，如與原具意義不合，則勉強某一強國接受其他強國意見時，結果必會不歡而散，事實上不能解決什麼問題。

「小型聯大」議案，已在大會中通過了，並決定在明年一月初便召開首屆大會，蘇聯集團國家，已公開聲明拒絕參加。而美方則聲稱決不考慮蘇聯參加與否，必須舉行。如此則「小型聯大」之召開，又有何等意義呢？如通過不會使蘇聯接受的議案，事實對蘇聯能有什麼拘束力？無論蘇聯國家自動放棄加入「小型聯大」，或是美集團迫使蘇聯退出，總之，這種不倫不類的會議，難有什麼具體收穫的；而其最大危險，只是使美蘇間的鴻溝，愈益堅壁擴大了。我們認為大會中最不智的行動，莫過於此。美國此項建議的通過，殊予蘇聯宣傳為被迫退會的口實。看到閉會前一週美國又重新提出修改憲章裁減否決權的提案，可知美國對控制否決權運用已具絕大決心，而蘇聯則必堅持主張憲章中規定完善否決權的行使。關於此議案的通過，美國可能得到表面的勝利，但由於蘇集團之不參加而引起的內心困苦，恐遠非表面勝利所能補償的。

韓國「獨立」問題

美蘇聯合委員會在漢城工作一年的結果，並不曾解決什麼問題。此大聯大政治委員會幾次會議中，韓國問題都曾引起嚴重爭辯。對此問題最關心的國家，是中國，美國和蘇聯。美蘇在韓國獨立一項原則下，沒有什麼爭執，因為這在莫斯科會議時，大家已都認爲韓國應該有一個獨立政府。但對於如何促成韓國獨立的實施計劃，雙方却各自堅持着不同的主張。蘇聯認爲若使韓國獨立，必須美蘇先行撤退駐軍，然後韓國的民主選舉才不致因受外力的壓制而變形。獨立的韓國民主政府也可以由此產生。美國的主張，剛好與此相反。認爲爲韓國選舉，必須在聯大組織下的監察團下進行，以免受某國的控制；而美蘇的駐軍，也須在韓國獨立政府成立後才能撤退。

韓國獨立實施方案，美蘇雖已獲通過了，監察團也已決定，烏克蘭國，本來被選爲委員，但已堅決拒不參加。因此監察團的任命能否在北韓實現，確頗成問題。而韓國真能在何時才能實現獨立而不成爲任何國家的附庸，那只有天曉得。

中國在韓國問題上的立場，最感關心也最感困難。蔣廷黻曾在討論韓國問題發過若干警告，他認爲「韓國將成爲亞洲的巴爾幹，如不趕快解決，終有一口爆發起來，釀成世界絕大騷亂。」這是很明顯的事實，任何人都看得很清楚。但在美蘇利害相衝突之下，任何國都不會就客觀事實訴諸理智的。因之，不管中國如何痛心韓國問題，但在解決方案中，中國却無法提出什麼具體的意見。在權衡輕重之下，只好附隨美方的提議。縱如此提案無法實行，也只好姑認爲它是可能行得通的辦法。弱國之間無外交，就此也可看出附庸他國的可憐！

巴爾幹問題

巴爾幹之爲歐洲噴火口，已不自今日始。戰後則美蘇勢力轉向巴爾幹擴張，使半島上各小國，都成爲依附美蘇集團的衛星。其中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等，都站在親蘇戰線，美國僅能苦苦的支持着希臘，對抗着境內遊擊隊的騷擾，這是使美國極感困難的事。於是在聯大政治委員會中，便提出讓南、保、阿這三國的侵略罪行，要求大會組織巴爾幹邊境觀察團，協助四國政府解決爭執。同時蘇聯也反唇相稽，指責美國干涉希臘內政，助長巴爾幹糾紛。這問題在大會經過幾次熱烈辯

論，最後也是美國的提議案獲得通過。被當選的蘇、波委員，立刻便表示不參與工作，因此美國隨即便積極扶植希臘，大量援助希臘軍火，而美蘇在巴爾幹的鬥鬥，更因此而愈趨緊張。希臘角戰的邊境觀察團，看情形絕不會弄出什麼結果。表面上已獲解決的巴爾幹問題，實質上已將美蘇間對峙，更予嚴重的樹立起來。

分治巴勒斯坦問題

關於此問題的處理，是國際重要事件中，美蘇第二次會獲到最後的協議。但就我們看來，這又是國際會議間的一件醜聞。從維也那會議以後，歷次的國際會議裏，只是列強間在「利之所趨」的原則下，共同宰割小民族的行動時，是能採一致步驟的。這次聯合國大會裏，想不到還有此種醜事演出。因此我們深深感到：一百多年來的國際政治發展，始終不會脫出老的窠臼——強國間講求均勢爭衡，對弱國則予以無恥的殘暴宰割。維也那會議後只產生一個梅特涅，今日則有兩個梅特涅在世界爭短長了。在空前輝煌的聯合國憲章下，實際上，真理、正義並不因一紙空文的保證而獲發揚。

美國人所以贊成分治，據代表在會場上聲述的一番理由是：不願看到亡國的猶太人流落無告，在「人道」的立場上，應該使他們回到聖地。阿刺伯的代表答覆得好：「地大物博的美國，很可以收留這些流亡的可憐虫，何以必須使他們回到這塊荒瘠的地土上來受窮？」這話說得雖然够坦白，但從美國人在國際政治眼光看來，未免失之「小孩子氣」太濃，國際間問題的處理，那許說出這樣天真的幼稚話。

蘇聯所以維護分治，據國際間的觀察家稱，也不是爲了考慮那個民族的幸福，而想藉此機遇由中東向紅海岸擴展勢力。這種推測，或不會有錯。因此美國此種「仗義」的主張分治聖地，其結果必不會使猶太人真能建起國家，徒然惹起阿刺伯族的反感，反而予蘇聯以伸張的機會，其終極結果，只是引起紅海岸再樹立起兩大對壘而已。

縱不管分治聖地的結果如何，而此兩集團對此議案的支持，並非出於同一立場，這該是件極顯明的事實。各懷成心而聯理到完滿解決的國際問題，倘決非我們想像中所能作到的。

荷印停戰問題

荷屬東印度的獨立運動，從第二次大戰停止後便爆發起來。荷蘭在

戰時曾身受精神的煎熬，該時被驅逐者反抗軍國主義的情緒。但當官本身獲得自由以後，便隨即露出帝國主義的粉飾面孔，將過去自己所受的痛苦照樣遞給印尼，在戰後自由獨立運動又達高潮時，印尼自然會發出同樣的獨立呼聲，站在人道主義立場來講，任何國家都應寄與同情。在印尼大會提出印尼時，出於意外的美國竟處處抱着袒護荷蘭的態度，在商討撤兵劃界問題時，美代表竟不惜左袒荷蘭而對蘇聯舌戰。美國袒護的原因本來很簡單，只不過顧和荷蘭樹立友誼以維繫從西方到東方的海上利益而已。蘇聯在辯論印尼問題時，很說了幾句公道話，責斥荷蘭不應再奴役印尼。這種立場，也只能充分代表蘇聯還不太積極謀求在南洋的利益，落得個人情，倒賺得些廉價正義的采聲。從這種外交手段上來講，蘇聯却有時勝過美國一籌。解決印尼糾紛的途徑，結果仍採官樣文章的老辦法，「組織調解委員會，與荷印雙方磋商，宣佈停戰令，覓取和平協議」等，蘇聯對此議案之通過，自然又再悻悻嘆幾句而已。

以不可能的辦法，對一件問題想求合理的解決，那不過是國際上其些餘的欺人把戲。荷印問題便是如此處理。印尼之能否獲得解放，由此便可推測出來。今日的印尼，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屈伏在荷蘭的統治之下；一是繼續對荷蘭抗爭。若想由國際調處而能引起荷蘭的同情感，除非是呆子才會相信。

「戰爭販子」等問題

除上述幾個問題外，再就選舉非常任理事國，蘇聯認真「戰爭販子」，和討論義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愛爾蘭……等國的人會問題，幾件事看來，處處都看到美蘇間的嚴重對壘。非常任理事一席，經若干度爭辯與私下折衝後，烏克蘭最後勝利，這可以表示美國對蘇聯的稍事讓步。維辛斯基的押解「戰爭販子」，曾發過駭人聽聞的嚴詞。國際觀察家曾一度推測這是蘇聯準備「逐步退出聯合國」的前奏曲。「戰販」提案，雖未照蘇聯原提議通過，經稍事修改而付表決後，蘇聯已獲到精神上的絕大勝利了。聯大之通過此項議案，就蘇聯說又是一件外交上的成功，而美國又作怯弱的退讓了。關於愛爾蘭和戰前精心附庸國的人會問題，兩方都還支持不下，蘇聯支持羅、保等入會，美國則以義、奧等國之入會作交換條件，結果弄得僵持不下，直到大會閉幕時還不曾解決。在大會討論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權時，充分表現世界大多數國家袒護

強權法西斯政治的跡象。波蘭在政治委員會提出調查西班牙案，主張對西加以經濟制裁，並請各會員國撤駐西使節，蘇聯集團國都加贊成；而美國則站在領導的反對地位。結果當此案提交大會表決時，竟以三分之二多數否決了調查西班牙案，僅決定作些「道義上的譴責」。法西斯本來應該在世界上游底消滅的，但就美國等看來，也許西班牙沒有德國那樣龐大，不會騷擾世界和平，因此留在世界上作為後人鑑賞也是好的。外國人到北平觀光，不是照例要到清宮去遊覽一下，還連聲贊口不絕嗎？這一付法西斯的狡後軀殼，一時毀掉倒怪可惜的！

西班牙在

得到聯大否決調查案以後，立刻便又趾高氣揚起來。政府人竟大言不慚的說：「由於美國領導反對，而否決調查西班牙，此或為美國在準備馬聯援歐計劃將包括西班牙。」話雖說得惡毒，但未必始不有一部道理，蘇聯所以必須支持此點，或已看到這一點朕兆。

總之，美國在對西班牙問題中所持的態度，是難得一般富有正義感的人們同情的。

就以上聯合國大會裡所討論的幾項重要議案來看，我們便可看到大會真並沒有解決什麼問題，只是撒佈下未來糾紛的種子。在討論各問題的時候，各強國間都抱着極矛盾的心理。美蘇雙方都會預先看到在這次大會真不能解決什麼問題，所以使實唇舌攻訐不休的原因，只是要使對方明瞭自己的立場，同時試探對方的態度。以宣傳和試探的手段，代替了會議時應有的調協與容恕精神，這樣便造成聯合國大會的致命傷。會議的結果，使美蘇間可能接近的條件，頓告消滅無餘，而對壘的局勢，將更加嚴重了。

在會議將要結束時，美國勃洛克林研究所發表一篇報告。略謂：「當前的險惡局面，如再繼續存在，便隨時有發生戰爭的危險，美蘇英及其盟國千鈞一髮的局勢，不能長此不變，建築於此種不穩政治基礎的局勢，可因偶一不慎或因懸案積累不勝負荷而告崩潰。這並非由於某一國好戰而趨，而由於在目前情勢下，任何國無能防止戰爭，以致一發不可收拾。」這話確有道理。大家都在喊不准備作戰，但又都在積極備戰。真的不幸而大戰爆發的那天，任何集團都不能逃開好戰的罪名。

聯大會場

裏空氣，一直弄得混雜不堪，同時在會場外面的東西歐和中國局勢，也亂得一團烏漆。老早以前，美國會

痛斥蘇聯在東歐張「鐵幕」，到此時也不得不圖在四歐綫上一座「鋼鐵」，歷經十週的西歐十六國經濟會議，在馬歇爾計劃下草成報告，在聯大開幕一週後（九月二十二日）正式由各國簽署。此後馬歇爾便使飛機奔於華府與成功湖之間，急速的草成了馬歇爾援歐計劃——另一面「鐵幕」又告樹立起來。於是蘇聯也便老實不客氣的用「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之論證，痛斥美國。抨擊美國企圖奴役西歐，準備軍國主義的擴張政策。同時更宣佈出另一個對抗的武器——國際共產情報局——擬在美國面前。稍後，在十一月六日舉行十月革命三十週年紀念，莫洛托夫又連連向美國投出幾隻炸彈，除去繼續抨擊馬歇爾援歐計劃外，更指出美國嘴一法寶——原子彈——的祕密，已不復存在，這樣無異暗示美國：蘇聯也會造原子彈，可能現在已經製造出來。不久，歐美各地通訊社又傳出蘇聯於七月間曾在西伯利亞試驗爆炸原子彈的消息，一時間世界各國對蘇聯有無原子彈的問題，便大為關心。不安的世界政局，此際又波動一下。

在美國計劃援助的西歐十六國中，尤其對法義奧三國特別關切，同時積極復興德國工業，以為東進歐洲的原動力來。因此，對援助法義奧三國，列入緊急援歐計劃方案內，計劃在明年三月前，儘速撥款五億九千七百萬美元，急救三國渡過危機。其中法國最多，三位二千八百萬元，義大利其次，二位七百萬元，奧地利最少，四千二百萬元。馬歇爾計劃在十一月十一日向參院外交委員會提出，美國會特別準備在十一月十七日召開商討緊急援歐和國內通貨膨脹方案。正當此際，美國在西歐的兩個最緊急對象——法、義，便在左派人的操縱下，揭起來絕大的波瀾。蘇聯會屢次聲稱以全力破壞馬歇爾計劃，就最近法義間政潮波動的劇烈，可看到蘇聯對馬歇爾計劃一點而言，已開始行動了。

法國在十

月間右派領袖戴高樂市選獲勝後，左派人便大感威脅。到美國決定在十一月十七日召開國會特別會討論緊急援助法義奧時，左派行動便更積極起來。在國會特別會召開前夕，法總理賴伐迪已感到左右為難，極想強化中間黨政府挽救法政局的危機。經過幾天的商討，法總統歐禮和決定批准賴伐迪內閣總辭，命令前社會黨領袖勃魯姆組織。在二十二日勃魯姆在議會呼籲信任時，竟以九票之差遭到否決。這對法國中間黨政府的成立，確是一個大威脅。法國的中間黨政府，縱能在短期

內組織成立，但在左右對峙相互排擠的情形下，也難望安定政局。同時法境工潮，益毫不見好轉。

義大利的

工潮騷動，在地域上比法國更廣得更大，義總理略成就。略氏會對左派人發生哀鳴，請他們停止鼓噪，因為再這樣動下去，美國會要停止援助的。但共黨的工潮，正是要粉碎馬歇爾計劃，因此這種怯懦的呼籲，是難以搖動共黨決心的。

奧國在緊急援助計劃內，不佔極要地位，因此現在還罷苟安一時。僅僅「張鐵幕」的時期，已過去了，現在已到了兩個鐵幕拼命掙扎的階段。再試看美蘇間在德國和約問題上的爭執，更可判定美蘇的衝突，正在逐漸就每個問題上積極展開。

十一月廿五日的倫敦四外長會議，主要是討論對德奧和約問題。從十一月六日起，先由四外長代表集會，商討外長會議的議事程序。「先討論德國問題，還是先討論奧國問題，便成為代表會裏的主要爭執。蘇代表主張先討論德國問題，英美法則主張先討論奧國問題。直到代表會閉會前不會解決，便決定交四外長自行討論。代表會集會時外便有許多傳聞和推測，據說美國已和英法取得協議，準備在會議破裂後，便離開蘇聯，併合三國佔領區組織德國中央政府。蘇聯對四外長會議的態度，始終沒有明朗表示，大家都推測這場會議不會有什麼具體結果。果真在破裂後英美德採單獨行動時，免不掉又要有一場糾紛。四外長會議的矛盾情形，與聯大初無二致。明知不能解決什麼問題，但必須要舉行一個形式，當各國試探到對方的態度後，便可同時將罪名和責任推到對方國家身上去了。

就以上一連串聯合國大會裏外的錯綜關係來看，充分表現出美蘇關係的逐漸惡化。所以不致立刻破裂的原因，一由於彼此試探的結果還不明確，再由於任何一方都不能將全部責任推到對方，而自己落得滿身清白。還有，任何一方都沒有把握戰爭最後勝利的信心。至於雙方各自宣傳「不願戰爭或厭惡戰爭」的口頭禪，還不是緩和一時世人情形的煙幕彈！

在這種嚴重的國際局面下，當前的中國危機，是不難想像的。在今日「不編緝，即歸罪」的世界潮流下，使政府在外交立場上，殊難擇

決一條中正的途徑。在這次聯大會開幕上，中國所採的態度，大抵是站在美國方面的，中國代表不會就任何問題揮舞過美國。對蘇聯的態度只是「和當」客氣，在討論到韓戰問題和外蒙入會問題時，我國代表都會嚴厲的責斥過蘇聯負約背義。但就一般而言，我們已在各方面儘量力保中立地位了。

在富有國際氣味的戰亂瀰漫中，中國是難談有什麼確切外交政策的。今日政府不得不向美國極力拉緊，不如此便取不到美方的救濟；同時也不能不向蘇聯作有警戒性的交歡。權衡兩者間的利害和輕重，在必要時便不得不多傾向美國。其實這種態度是不太聰明的。這只是苟於兩大之間的最臨時辦法，若想由此而獲自立強大，簡直不太可能。

魏德邁援華政策內容如何，美政府至今秘不宣佈，敏銳的觀察家推測，大概是顧忌到發表後所引起各方的激動，而在靜候時機。因此該政策或須包括美方向中國要求的權利，和中國向美方應盡的義務，也許有一部分是為中國政府所難接受的。假使美國援華是無條件的，但其實行後可否保證不產生像在法國內的惡果呢？中國的當前局面，已較法法惡劣萬分，如援華計劃真要實現時，蘇聯的「鐵幕」將更趨極端向中國擴展，與美國在亞洲大陸上一決雌雄了。我們不敢想像那時我們會變成

美蘇間的「冷戰」

在反共的戰爭中，美國是要失敗的，我們所以失敗，因為我們

在世界人民中間沒有根基；但是共產主義也不會勝利。這一場

爭鬥，用馬克斯的話來說，將會結束於「鬥爭的階級同歸於盡！」

我們的一切生活是受一個大的鬥爭所支配，美國的統治者說它是自由與共產主義間的鬥爭，蘇聯的統治者說它是群眾與權取者間的鬥爭，而對於蘇聯，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人民，它却是一種為衣食住的鬥爭。

這並非自由與共產主義間的衝突，蘇聯並非共產主義，我們（指美國人——譯者註）並不自由；這也不是人民與權取者間的衝突，在蘇聯權取者仍然存在，而我們政府的基礎乃是公意。

即使被權取最甚的美國人也受自由的理想所激動，所以可以說我們

什麼樣的局面。

中國不必

用接受美國援助的辦法來情勢蘇聯，那樣更會引起蘇聯的積極回擊；也不必用親蘇的手段來促使美國趕快實行援華，那樣更會使美國舉棋不定。美國的援外與蘇聯的「鐵幕」，目前雖能對峙而不分軒輊，但懸踞於兩大之間，或採「脚踏兩隻船」政策的國家，終歸必須吃驚。因此我們主張中國必須嚴正的採取完全中間的第三條路。

第三條路自然很難，這是不可以諱言的。看到法國中間黨的被控，和義大利中間黨的難產，可以斷言此條路殊難一蹴而就。中國情形最複雜，中間性的政府最難產生，第三條路上的障礙也最叢雜。但只有這條路才能自救。並且只要我們肯做，這條路是很有可能性的。

在世界各地戰慄於兩大雙壘對峙的危險局面下，只有像中國這樣國家走向第三條路才更有意義。美蘇的險惡關係，只有以走第三條路的國家為橋樑，才能獲得最後的融治。這橋樑只有中國最有資格來擔當。因此我們必須大聲呼籲：我們要做大東亞間的橋樑，不加入任何方面，不徘徊於兩大之間；同時，更不許脚踏兩隻船。

M. STRAIGHT 著
談文譯

是自由的，美國人——和歐洲人——曾為自由而戰而犧牲，蘇聯的領袖們認為自由對於我們只是一種權利，實在是錯誤的。

在另一方面，我們對人民自由和民主下錯了定義。人民的自由是資本主義民主的一種產物，但是人民可以不從資本主義而從別的道路來達到民主。在英國和美國，今天民主的意義就是舊政府的分權和對人民政治權利的保障，使從少數人參政變成多數人參政，然而我們民主的根源一部分是來自把世界從封建制度中解放出來的法國大革命，當時

他們的主張是民主就是大多數人的統治。在許多東歐國家中，他們的人與今天正直接從封建制度進入社會主義，大多數人的統治是實現了，他們自命已經民主，祇有在像德國那類人民已經垮倒的國家才沒有辦法說。已實現大多數人的統治的，而且沒有一個神志清醒的美國人會建議我們應該迫令在已經垮倒的人民中，立刻實行民主的。

如果我們所曾從事的事是有甚麼目的的話，那就是要建立一個以四大自由為基礎的穩定的世界秩序。沒有一個盟國會經主張過四大自由，或者主張將來的世界社會應該根據他自己的意念而形成的。天下一家的觀念如果是有甚麼意義的話，那就是說所有盟國應該為天下一家的社會各盡所能地作若干貢獻。又如果聯合國的觀念是有甚麼意義的話，那就是表示在天下一家逐漸形成的過渡時期中，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在聯合國中和平併存相處的一種主張。

這種和平相處的主張就是所有盟國所曾從事的事不成文的前提，德黑蘭，莫斯科，雅爾達，舊金山——一切會議都承認的正當。

蘇聯和英美曾對軸心國從事兩個分開的戰爭，因此我們便形成了兩個世界，當這和平相處的主張能繼續有效，它們便是兩個和平的世界，當這主張瓦解了，那麼它們便變成兩個劍拔弩張的世界了。

今天威脅着我們的便是這主張的破裂，在這個時候，應用否決權，爭奪戰略基地和原料，為決反對派的領袖，積蓄原子武器，這些都不是病源而是病徵。

羅斯福從雅爾達會議回來，堅稱和平有賴於在各盟國中建立一個立場相同的區域，而使這區域日漸擴大，在日漸自由化的共產主義社會和日漸計劃化的資本主義社會間，民主社會主義的共同立場是可以不斷擴大，在一切的國家中民主進步的運動會得力而成為一個團結的主力。

否則，許多國家都因為美蘇的衝突而分裂了，各國本來的情勢便不佳，美蘇參加其中，兩個社會的對立更是加甚，這種衝突使那些本來民主獨立的國家降至殖民地地步，一旦美蘇的軍隊撤退或助供應停止，內戰便會隨即發生。使主要的人民降為小卒，造成「不贊成我們便是反對我們」的學說，被殺所有偏向極左或極右的中間集團，而我們這個自由進步的國家是歸入極右的一邊的。如果美蘇間的限制是有限度的，那麼在別的國家中走向兩極的趨勢便不會增長，但是如今衝突已經變成表面化，一切集團都投奔到這或那一個武裝陣營中，他們都因為受驚恐

而相信總有一方是要失敗的，失敗者便會被消滅。

在一切國家中，民主與反動的衝突確實是存在的，但是每一個國家今日都受美蘇敵對的衝激而獲得一種兇猛的力量。

在對以前的敵國，盟國的目的是根絕法西斯主義，那不是說要把每個罪犯下獄，而是要用一個較高的民主模範——一個美蘇協商的模範來代替法西斯社會的模型。當協議的希望宣告幻滅，新的社會也就隨之消逝而法西斯主義便留存下來；這樣下去，德國在幾個月內便會再恢復法西斯了。在美國佔領區中，法蘭西 (J. G. Faubert) 被提議公認，而美法從前的對再進行勢；在蘇聯佔領區中，溫那那斯 (You Paulis) 提議要東山再起，他們號召要召開國民大會，這是吉士林最先用過的名詞。

在非獨立和非民主的國家中，走向自由民主的進步由於美蘇的對立而一步一滑一跌以至於停止，四年前我們宣布過使日本佔領的韓國獲得解放，當時並且規定如何在技術方面協助韓國保持自由，但是在美蘇佔領之下，韓已被降至殖民地這不如其的地位了。在希臘，我們還未準備把實權交與十五年前曾經當權的自由主義份子；我們頗有道理的說我們過問其事為的是要防止內戰，麥托斯將軍 (General Metaxas) 在十年前曾更善辯的為過同樣的詞句推毀了希臘的民主。

即使在民主的國家中，美蘇的對立也是在使希望趨於幻滅。在法國淪陷的時期民主黨不多過幾終正，而在復興運動中得以再生，天主教共和黨社會黨共產黨和中間性黨派根據共有相處主義會攜手合作，到今天復興的精神幾乎全失殆盡，於是法國的團結也隨之而消失。在英國，工黨因為受世界分裂的影響而趨於分裂與反動派連成一氣。對於蘇聯和美國，這種衝突，即使是在最初期，他們所付的代價也是極高的。

計劃民主的問題是很難想像的，在蘇維埃的世界中，加強秘密警察和偵探抵抗資本主義包圍的革命團結是很簡單的；在我們的世界中拿共產主義來分散人們對物質高漲和房屋恐慌的注意力也是很簡單的。我們的報紙不斷在製造敵意和恐懼，毀了許許多多的進步。兩年前美國人要想信俄國人是好的，看見呼號戰爭的標幟而驚駭，可是今天多少人却要相信同樣的俄國人是好的，愛看憎恨的標幟，並且希望他們的意見會得到證實。

在全球政治道德的真空中，美國和俄國都沒有說要來領袖地位。在東歐，民主建設的精神是很強烈的，而也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到感不安，他們會積極一時的國際主義者大部分都改變信仰機會主義，國家主義，反資本主義，崇拜強權和恐怖了。

我們是否好一點呢？美國，世界最強的國家，在世界危機嚴重的今日把反共的觀念獻給人類，我們的信仰也是一種完全沒有好處的否定，憤恨和恐怖的觀念，如果長久這樣繼續下去我們的社會將會陷於毀滅。

在生活恐慌的世界中，以「反共」作為一種信仰是比沒有好些的，艾森豪威爾將軍從前向蓋溫將軍下進攻令：「第八十二航空隊立即出動包圍，攻擊並摧毀進化的理論」，是甚麼一回事呢？這和杜魯門總統指導以金元和武器去包圍攻擊和摧毀共產主義是同樣現實的。

在反共的戰爭中，美國是要失敗的，我們所以失敗，因為我們在世界人民中間沒有根基，但是共產主義也不會勝利，這一場爭鬥，川馬克斯的諺來說，將會結束於「鬥爭的階級同歸於盡」。

今天，我們是在飄浮不定，在多年來戰爭的破壞力量一日千里地增大，飄浮是極糟糕的政策。有兩種政策是可能的。

現在我們應當作些什麼

何 芑

明是非，決去就，實在是當前刻不容緩的了！我國自民元至今，無日不在戰亂中，三十餘年來，官吏之無能與貪污，教育之破產與學術之落後，氣節之不存在與廉潔鮮明者之日衆，試可謂開數千年來未有之局面，人民又安得不痛苦，國際地位又安得不落後？凡此種種，在野者必以之爲攻擊在朝者之資料，實則一旦易地而處，固亦一邱之貉，無何黑白之異，且來彼往，有征北討，軍閥武力統一之夢未覺，外人侵略之潮已啓；七七事變，抗戰八年，幸賴利用國際關係得宜，與地大物博人衆之勢，卒於半壁江山淪陷之餘勉成約金滅寇之局，當時也，舉國狂歡，物價一日三落，成語雖難已醒，病夫已痊，四鄰之局已定，千載難逢復興之機已至，眼見倒懸即解，太平有望，又豈料此種想像亦不過曇花一現，而烏雲遮日，九明遂不復再見。

今國際間列國對立，日甚一日，均發精蓄銳，各爲其本國謀萬年之治久安之計，而我國則在此皆楚爭霸之下，內戰重興，爲禍之大，較長抗戰期間尤爲慘烈，無論爲撤除餘孽，或爲和談再戰，此種戰爭如不早

我們可以承認兩個不可並存的世界，在我們這個世界中負此維持經濟政治社會康寧和軍事優勢的責任，唯有維持這種壓倒的優勢這一種主義才能給予和平以希望，但是甚至美國也並沒有動員和支持這種力量，在不可避免的衝突中，我們這世界的統治者在這種主義下打着甚麼的旗號是不清楚的，他們一定要親武力，壓制徵用人力財力和斷絕地降低生活水準來維持統治。但是他們的標誌路必定是：「重壯從前的殺人戰爭，就如杜魯門總統在里約熱內盧高呼：『你們要和平，便要準備戰爭』，自以爲是千真萬確的正義。

第二種政策是着手建立一個以四大自由爲基礎的世界，對於美國和蘇聯，她的理想是摺衷許多個像，就是說要我們立刻根據我們對四大自由的解釋立下決心，以在兩個國家中向着四大自由目標求進步作爲生存的道路，接受民主社會主義作爲世界大部份生活的方式，而讓美國和蘇聯各自保留其現有的狀態，我不知道這在蘇聯看來如何，最少在美國這是一種真偽，就是信仰四大自由的我們，今天已經毫無力量，我們唯有恢復我們的大志，組織和實踐的理想。

日完畢，結局如何，不可不知，夫歷史之演變，因果相尋，有如代數學上演算之公式，化學上原子之週期表，何種命題，如依何種公式以解之，何種未知因素，如由其組內諸已知者之特性以推究之，均可得確切不爽之結果，若能看清此理，則當前是非立決，而人之去就，亦自易定，萬衆一心，去其私慾，共赴建國之途，子產治鄭之效，自指日可收。

說到以上這些話，也許有人認爲是太陳腐了，都是由舊紙堆裏找出來的一些全不合時宜的見解，殊不知在今日情形之下，我們確不可太輕視舊紙堆，雖說在舊紙堆裏找材料，範圍太狹，自西歷一六〇六年陳第作古音考起，至一六八〇年顧炎武氏作音學五書後序止，中國之學者，在此期間，不過發現些考古學問，而西洋則自一六〇八年荷蘭人發明望遠鏡起，至一六八七年牛頓之自然哲學原理完成止，其間發明之自然科學基本定理甚多，遂致中國學術爲一般人輕視。但現在我們要知道，這種研究舊紙堆上問題之錯誤，乃在研究者本身限定之範圍太狹小，蓋紙上學問，並不止於校勘訓詁，而西洋文明之有今日，也不能專基於飛機

我所見的牛津

S. Leacock 原著
 清華大學教授 盛澄華 譯

本文係作者一九二二年出版的「我所發現的英國」(My Discovery of England)中之一章。語雖幽默，含意良深。在我國大學教育已完全趨向「形式主義」的今日，此文尤耐人深思。今日我國大學已逐一都成偉大的辦事機構，專司具文造冊。大學之為大學這一觀念似已不復存在。編者索稿，順手譯出，非為塞責，實藉他人之筆以抒一己幻念而已。——譯者附誌

由於我自己的身份是一個大學教授，我對英國的教育制度自然地感到深切的興趣。這才使我特意跑去訪問牛津，而對這地點去作一番徹底的探究。我於某日下午四時到達，住下在「僧帽旅館」，直到次日七時十一時才離開。其中除去對大學部學生一小時演講以外，全部時間都用在對這偉大的學府作周詳而熱切的考察。當我補充說：「前此，我已於一九〇七年訪問過牛津，當時曾和愛麥利上校在萬靈學院消磨了一個禮拜天，由此就不難看出我對牛津的意見實基於前後十四年間所作的觀察。無論如何我至少可以認為我對英國大學的認識用來作為思考與批判的基礎實不稍遜於來到大洋彼岸很多英國的批評家們。我曾見一個英國的著名作家於上午到達哈佛大學，和羅恩爾校長共進午餐，之後寫了整章論美國高等教育的優點。我曾見另一位作家來到哈佛，和羅恩爾校長共進午餐，之後寫了一本討論美國學術研究的衰落。或以我自己所屬的大學列論：我記得R.吉卜寧先生來訪麥克邁大學，而在下午兩點鐘他對大學部學生的演講中說到：「你們這兒是一個偉大的學府」。但還在他幾何而知呢？就我所知，他在校園附近A.麥克邁爵士家中抽著烟消磨去整個上午。當我補充說，他根本拒絕去參觀我們古生物的陳列室，他對我們新的水力設備以及我們家政學的班次一無所見，他所謂我們這兒是一個偉大的學府似係極近皮相的判斷。可以知道這並稱譽的我們祇能舉出兩兩納男爵草率而一無根據的結論：「麥克邁是一個莊嚴的大學」；以及當我們贈送法學博士學位給威爾斯親王時他那極欠辭的表示：「麥克邁有一個光榮的前途」。

在我們看來，這些對我們大學不加思索地所下的判斷是有。的，所以決定凡有對牛津所說的一切必須依據我在「僧帽旅館」試意的居住下藉實地的觀察與真切的研究所得的結果。以這經驗作基礎，我準備來作下列正面而大膽的陳述：牛津是一個

莊嚴的大學。它有偉大的過去。它至今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大學，而很可能它會有一個偉大的前途。牛津比世界任何其他地點更適於訓練出真正的學者。它所用的方法是古老的。它既觀科學。它的講授是乏味的。它有一些從來不教的教授們以及一些從來不學的學生們。它一無定則，一無部署，一無制度。它所訂的課程令人無從理解。它沒有校長。它沒有部會去指示它如何施教，而事實是——它非常成功。無論我們對它贊同與否，牛津給它的學生們一點東西，一種生活與一種思想方式，這至今在美國我們可以說效，但還勢難和它匹敵。

如果有人懷疑這事實，讓他親自去一趟，在「僧帽旅館」要一個房間（查理第一時代式鑲裝壁板的臥室房金十先令六便士）並作一次實地的考察。

當人們諒到牛津學生們工作境遇的艱苦，在那兒所實現的這些驚異的成就也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驚奇。由於缺乏一筆充分的建築經費，他們不得不繼續在歷盡了九百年的古老的房子內工作。勃萊斯頓斯學院建築自一五二五年以來從未加以修葺。在新學院與麥達倫學院，學生們至今住在十六世紀所建的古老的房子內。在基督教會學院，我被指着一所廚房還是一五二七年或爾爾爾主教長所捐建的。說來像是不太可信，他們除此竟無其他可以用作烹調的地方，而至今仍不能不利用它。當我看到這廚房的那一天，四個廚子正忙著烤一頭全牛作為學生們的午餐；這至少是我依據他們所川爐子大小所得的推測，但這也可能不是一頭公牛，而是一頭母牛。在一張十二尺長六尺寬五寸厚的巨大的木桌上，另外兩個廚子正在和製一個野味餅。我打著這餅的直徑總在三尺左右。不幸的牛津學生們所享受的這種原始方式的烹調，自從亨利第八以來，迄未有何改變。這使我不能不和我自己在芝加哥富學生時常常光顧的村林路上的那些幽靜的小寄宿舍，真是多倫多那些學生寄宿舍中精緻的地下小

餐室來作對比。但當然亨利第八從來不會在多倫多居住過。同種由於建築經費的缺乏使牛津的學生們不得不依然住在那些他們在十六與十七世紀時舊有的宿舍中。這些宿舍各有專門的名稱如「方院」「圍場」與「住室」；但我已那樣地樂了我自己學生時代的習慣，使我不能不統稱之為宿舍。很多宿舍中，古老的梯級經上代學生的上下已受磨損，窗上有小小的窗格，石頭上隨處刻有前人的名字，一層層密密的常春藤遮蓋住牆壁。聖約翰學院的宿舍建於一五〇九年，基督教會學院中的一所也屬同一時代。把這些舊房子另換成整潔的鋼筋水泥建築像紐約州斯利塔塔狄的師範學校或是蒙特利奧的庇爾路高等學校，所費也不過幾十萬鎊而已。但是事實上一切還是依舊。去秋確有想把牆上的長春藤移開的企圖，但結果並不令人滿意，因此他們又把它放回。任何人不能料到光是移去常春藤決不能使牛津煥然一新，除非同時把石頭上的雕詞也一律肅清，添設鋼骨避火梯，要之使這些宿舍另換現代化的設備。但亨利第八既已去世，一切還是依舊。但它的建築儘管種數；避火梯，通風裝置，衛生設備以及現代化廚房的種種便利設備付缺如，我仍堅切地相信牛津憑它獨有的作風仍不失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大學。我自知這話失之過分，而有加以解釋的必要。以人數來說，牛津遠不及譬如說明尼蘇達州立大學，而在經濟上也比較拮据。牛津學生的數目至今，或說是截至最近，還比不上多倫多大學。以牛津與擁有二萬六千學生的哥倫比亞大學並論簡直有點滑稽。從經濟方面說，芝加哥大學三千九百萬的基金，哥倫比亞大學三千五百萬的基金，以及哈佛大學的四千三百萬的基金，牛津無地自容。但奇怪的是牛津並不感到無地自容。藉它獨有的秘訣每次它却都自有辦法。這才使作爲一個謙恭的學者的我引起莫大的興趣來就牛津特別勝人之處的由來試作探究。

這不會由於學業上或是課業上有什么特別的確，對任何熟悉美國或加拿大現行最標準的大學學程的人，牛津的課業分明顯得有點可笑。那兒所開的應用科學選課不及我們一個神學院中所有的多。牛津的教授幾乎無一能認識一架發電機，如果他在白天遇到它的時候。牛津的學生對化學，物理，熱學以及鉗管，電線，煤氣之類的裝置或是吹管燈的應用可說一無所知。任何一個美國大學生都能修理一輛摩托，拆卸一架柴油引擎，在廚房的水管上安裝洗濯機，修理一個用心的電鈴，或是很內行地指出爐竈不靈的原因。正是這些地方才使他稱得起是一個受過大學教育的人，而遠比他父母心目中某種情有可原的得意。但這些對牛津的學生都不過是份外的玩藝至已。

這已够糟。但畢竟你還可以說這不過是教育中匠人的部分。對的；但你想過牛津的課程却也不能發現它對更高級或更有關文化的研究會

作過任何充分的注意。對生活在大西洋此岸的我們，這真令人費解的：牛津關於「家政學」，「推銷學」，「廣告學」，「比較宗教學」，或是「新聞勢力」之類竟無一被列入於課程之內。在牛津並無任何功課教授「人類行爲」，「利他主義」，「利己主義」，或是「動物習性」。顯然，牛津的學生並不學習這些。這使他在大西洋此岸的我們更廣泛的文化中的許多事物絕緣。「今年你學些什麼？」我有一次問起在我們大學中的一個四年級學生。「我正學習推銷學與宗教學」，他回答說。眼前是一個年青人，他所受的訓練，勢必注定他成爲一個有道德修養的從業員；這正是預定的目的。但在牛津推銷學並不列入課程之內，而宗教學實則只限於新約而已。當你愈面對這些事實，牛津之能產生任何成績也就變成不可思議。

在牛津教授們的講授所處的特殊地位更顯著地增強了對比的結果。在加拿大與美國的大學中講授被認爲是學校教育非常切要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一再聽到我自己學院的畢業生們聲稱他們在校時在課堂中所得的益處，不說比在運動場或是希臘文學研究會或是五絃琴與雙簧管社中主要的更多，至少也可說不相上下。總之，對我們，講授確是大學生活中不妨去聽一聽。但這些講授並無若何價值，且也不被認爲對學生能具多少啓發作用。「這兒的講授」，一個加拿大學生對我說，「簡直毫無用處」。我又打聽另一個學生爲知道實情是否如此。「我不敢說一定毫無用處」，他回答說，「但這此講授實在真够乏味的」。其他的意見有認爲講授無關重要，無人去聽，無足輕重，愛聽就聽，他們對你並沒有管轄等等。

更有進者，教授們自己對講授好像也并不熱心。如果有講授的必要他們就講；否則教授也不以爲對自己有何失禮面。他只等着，休息着他的腦筋直到有一天學生們請他去開講。在牛津的人們長此休息着他們的腦筋有達卅年以上的；如此數年累月在腦筋中所儲蓄的力量據說是未可計算的。

以我所知，此中秘密，端在所謂導師其人的力量。學生們所學到的一切無不從他或是在因和他在一起而得來的：「我們跑到他屋子去」，一個學生說，「而他就點上烟斗和我們談起天來」。「我們圍着他坐下」，另一個學生說，「而他只是抽着烟替我們批改卷子」。從諸如此類的例證中我得到下列的結論：一個牛津導師所做的即是召集一小羣學生在一起，對着他們噴嚏。那些四年來經常聞着烟味的人們結果便成了成熟的學者。誰要不信這話，跑到牛津去，他可以親眼看到這制度的實施。一個善聞了烟味的人所說與所寫的英文，其優美不是藉別種方法可以得來的。

革新中國畫之商榷

國立藝專講師 齊振杞

文化古城的舊壇，一向是沉寂的，最近偶然發生了和擾，構成這種紛擾的因素，是由於社會一般現象的改變，因而上層建築的繪畫藝術，必然地湧出流派的分野：一方面，是倡導革新中國畫者主張繼承中國優良的傳統，吸收西洋畫的科學方法，完成創造理想的寫實主義的繪畫，實際能為人民服務；一方面是舊的傳統意識，堅持着無條件的「師古」，不管時代如何變遷，仍然玩味着士大夫們的閒情逸緻的戲筆弄墨，這兩個流派傾向的不同，特別是在封建氣息濃厚的故都，隨時隨地都表現着難以和諧，就目前北平繪畫活動的情形看：前者顯然因能適應現實社會發展的必要，形成了一股主流；後者則是少數頑固份子，爲了懼怕新文化的邁進而勢命糾合同道進行攔阻工作。這是逆流，這是依循歷史進化底必然現象，彷彿奔流遇到暗礁的激盪，飛出來浪花一樣。這種紛擾，無引論的必要；但我們爲了肯定中國繪畫所應走的道路，和爲解答中國繪畫新舊依歸的問題，筆者客觀地根據中國繪畫與西畫與西洋繪畫科學方法加以探討分析，藉以尋出一個協調的結論。

一、追憶漢唐繪畫的精神

要爲中國開出一條嶄新的途徑，去創造中國民族形式，民族氣派的健康的繪畫，在原則上，不僅要接受前人創作上的精華，並非死板地「泥古」，而是要徹底認識前人繪畫創作的傾向與社會發展的關聯性。

比方漢，唐時代中國繪畫之所以登峯造極，一則由於政治，經濟的演變，對外商業的發達，隨着佛教美術的輸入，因而影響了中國繪畫作風的轉變；二則，皇家貴族在安樂的生活中進而想求精神上的安慰，開始對於美術的欣賞；再則，當時教育不普及，要想宣傳佛，道之教，非依取造形藝術不可，於是把繪畫作了工具。

繪畫既如此被重視，因之產生了大批的繪畫工作者，由於同業者日漸衆多，自然就有了競爭，在競爭過程中產生了出類拔萃的樂手，如：衛協，顧愷之，張僧繇，展子虔，吳道子，關立本等六畫家之繪畫一時原故，考慮他們的繪畫不僅能適合外來的技巧和風格，而且是參以固有的本地風光，在題材上，雖然是多是人物的，幻想的，淨化的佛像或菩

行說教一類的構圖；但他們在處理題材的進程，是通過嚴格寫實的手法，因之他們的畫那樣生動，每當壁畫完成時，觀衆擁擠不堪。

當時佛道觀的建築興盛，壁畫極爲流行，一般畫家爲了贏得壁畫之入選，他們就竭盡所能不單憑模仿成法，須有新奇的佈局與創意，並且在工作時十分認真，他們每當從佛，道教義中取得主題之後，就運思周密地培養煥發純青的內觀品，細心觀察現實生活環境中的人物動態，再作許多速寫稿，然後心敏手慧地筆筆不同凡俗，所謂「筆跡周動，離披點畫，時見缺落，此雖筆不周而意周也」。這是因爲他們在構圖之前寫生的工夫做得成熟，並非真有什麼「神假天意」的真妙。

漢，唐繪畫着重寫生，因而很快的發展，到了能够自由表白題材的境界，於是博得了百姓們的愛好，畫家開始受人崇拜，身份也就提高了，自然不會再受封建貴族的壓迫。此後，他們的生活環境，無論在朝在野都具有了經濟生活上的某些保障，於是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發揮個性的描寫，同時無形擺脫了作爲封建，道德，和宗教宣傳的工具，這以後的繪畫，既不拘泥於玄虛的說教題材，作風上更趨向於寫實了，在內容上都是反映當時社會和人事之實現，並且有像畫也盛行起來，如顧愷之爲謝安，桓玄等畫像，取題作「嵇康和阮籍」的肖像，王羲之的「對鏡自寫真」等，不但如此，當時的寫生風景畫，也具有一種形式，這就是山水畫的起源。

漢，唐繪畫進步如此之快，蓬勃而有朝氣，主要即因當代畫家傾向於寫實，他們通過了這種繪畫必經的階段，自自然然就能創造新的題材了，所以有「晉尚故實，唐尚新題」的論調，的確他們在創作上不模仿古人的舊稿，甚至宣傳佛教的畫也脫離了印度的樣本，完全是站在自我觀點去表現，因而有「醉道圖」（關立本作）和「地獄變相」（吳道子作）一類民族形式的命題，不僅此，他們連佛像也迎合着唐朝貴族委容的風尚了，所以白居易說：「畫無常工，以似爲工，學無常師，以真爲師」。這証明了唐代改變了繪畫「泥古」的風氣。再加李思訓和李昭道係父子相傳，而各自成家，關立本和關立德乃兄弟相傳，張孝師之與吳道子和楊惠之，都是「齊出於藍而勝於藍」。吳道子和楊惠子，無論

在繪畫和繪畫上，都有不同的風格表現。

二、繪畫走向沒落的因素

誰也不能否認中國繪畫自宋以後走向沒落的因素，是受文人畫的影響，文人畫雖始自宋代，其實宋朝開國後的畫院，在作風上仍是寫實的，而且成績很有可觀，正因為在取材上有着現實主義的傾向，產生了許多風俗畫，這種作品不幸頗不適合士大夫們的胃口，遭了他們的反擊，始而出現了反寫實的理論，而且慢慢形成了一個力量，經常有些畫評寫生的理論，如文人畫首領蘇東坡之對於繪畫自相矛盾的見解：「余嘗論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烟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失，雖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名取利者，必托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誣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能，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辦。」蘇東坡等士大夫，名士之流，本想藉造型藝術表白自己苦悶的胸意，然而在技巧上受了限制，只好避重就輕，尋找無常形的題，塗鴉一陣，發發牢騷，故意把梅，蘭，竹，菊象徵「四君子」，畫蘭畫梅，暗示自己已不願做亡國奴，宋亡之後，文人士大夫在蒙古可汗的壓迫之下，他們更玩物喪志，逃避現實，隱居山林，整天摹畫山水，花鳥，消然悶了。

到了明代，畫運到了那個粗魯的皇帝朱元璋，對於繪畫不但不獎勵，反而排擠，於是畫家更消極，大多數畫家藉繪畫以自娛，更加反對寫實，崇尚復古了。當時的「高人逸士，往往喜弄山水以自娛」(文徵明語)「而不求形似」(李流芳語)「師意不師迹」(唐志契語)「畫家以古人爲師已是上乘」(董其昌語)這種曲解繪畫的觀念延至清代，更無法遏止，因爲清代又產生了「八旗」特殊有閒階級，吃飽飯後，除掉玩鳥，就是學習漢字臨摹畫本，再加上一股「不得志」的遺老遺少士大夫，文人，畫家突然增加到四五千人，這些畫家十之八九都是處在泥土的沼澤里旋轉，即使皇家把「四王」捧得很高，他們始終也沒有什麼大的作爲，只不過王原祈和王石谷領銜畫了康熙皇帝「南巡圖」，此外他們多半時間都消磨在八股山水畫上。

在封建勢力籠罩的古中國，畫家既得了皇帝的賞識與恩寵，作品不管怎樣，「一躍龍門了」自然會博得百姓的崇拜，「四王」即在這種偶像的情形下，紅極一時的，從而他們一直在影響着中國的畫壇，其實論

他們的畫，在題材上一向是「亭台樓閣」，「丈山尺樹，寸馬豆人」，畫人則是「古裝仕女，佛法無邊」，論內容則空講「氣韻筆墨」而已，在例的如此墮落，在野的厭世悲觀，不滿現實的文人名士，有的「裝瘋賣傻」故意作做「難得糊塗」，出現了所謂「八怪」他們完全把繪畫作爲有閒階級玩好的東西，繪畫在這種風氣下旋轉，焉能有偉大的作品產生，又怎能不趨向沒落呢，不料到目前，這種「流風餘韻」還在繼續不斷的延續着。

三、現實主義繪畫的建立

提到革新中國畫建立現實主義的新興繪畫的問題，首先我們應同該復繪畫寫實的道路，自然，這里所謂寫實並非是機械的平凡的照像，而是把比現實還要完全，還要動人，還要可憐的幻影給予我們，我們反對「一筆是鳥，不知是雁是燕，兩點是眼，不知是長是圓」(魯迅語)百姓所不能接受的寫意或八股山水畫，這種畫只能在士大夫們的客廳里補壁，一般老百姓無意接受，他們所喜聞樂見的仍然是通過寫實手法的歷史人物畫或「招財進寶」，「合家歡樂」一類通俗年畫。自然，提倡通俗畫不但是復興中國畫，而是從這點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新興的中國畫不僅要通過中國優良的傳統，而且要描寫與現實人民生活有關的典型的「事」一物。爲了要達到這一要求，繪畫工作者一定要能畫典型的人物。隨着這一問題的出現，我們要解答怎樣畫「人」？

談到畫「人」，在中國繪畫史上，真是一件憾事，以前能畫人者，雖不在少數，但能「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者，僅吳道子「……古今獨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此外能把「人」畫得比例正確，感覺舒服者實在不多，自然我們不能抹殺前人作畫追求「神韻筆力，格極精微，筆無妄下」的精神，同時對於今人之保存國粹我們也在圖揚之例，如張大千底敦煌壁畫傳移模寫，于非「對於宋徽宗作品的探討研究，齊白石作畫能把筆墨與紙性的奧密，同是復興中國繪畫不可少的工作，這就是運用遺產，我們接受了遺產之後，還要充實遺產之缺陷，就是說，我們同時要吸收西洋繪畫的科學方法，然後纔能達到理想的描寫，現實生活環境中的人物動態，機能產生中國民族形式的繪畫，否則，近代的繪畫史一直要空白下去。

本來接近西洋畫的理論，在中國很早就發現「六法」但不夠徹底，加以又被後人曲解，其實「六法」中所謂「氣韻生動」就是講求韻律調

子和運動的生命；「骨法用筆」就是輪廓，比例，線條和筆調的研究；「應物象形」是攝取對象和描寫人物和事物；「隨類賦彩」是講究色彩學；「經營位置」就是構圖，和構圖法則；「傳移模寫」是批判的接受優良傳統方法和模仿前人名作的意義。

目前有人提倡學國畫者，先從西洋畫素描下手，實際就是實踐「六法」的精神，這是在方法走了捷徑，使習國畫者提前提得造型觀察實物的能力，減少數十年繪畫習作上嘗試的錯誤，否則仍要依照前人非到老不能忍耐。

藝術教育的目的同樣是為國家養育人才，國家也期待這種人才為人

橋

中法大學教授 沈寶基

今日！紅白黑的寒熱中
兩岸必須建起一座橋來
讓人類像人似的活着

花開莫然的自然總是人間的境地
美與幸福豈僅天神的獨享的權利
活著的人們在每個人的心裡
和平的意念在每個人的心裡

今日！苦難的累積
多少呼吸的口為萬土所堵
活活餓死了無罪之民
不幸生而為亂世之民

建起一座橋來大家聯在一起
同一的命運下走向在望的疆地
黑暗後的光明更顯得美好
空氣的流動中洋溢著重圍的歡喜

山頭風起了
風

民艱難，學畫者無不希望以自己的才能貢獻國家，倘學國畫數年後仍不進，不能自由的表達自己思想，必感地處入苦悶一途，如在抗戰時期，受過素描訓練的繪畫工作者，可以隨心所欲地創作教育民衆，鼓舞士氣，而仇敵的繪畫或旅行邊疆描寫人民生活滯通文化的工作，而缺乏這種基礎的「畫虎不成」的作家，在民族的戰爭中，他們竟無能為力。從這些事實證明，我們必須吸收西洋畫的解剖學，透視學，色彩學等科學方法，正如唐代之接受印度藝術一樣開始打破因襲傳統的復古思想，提高我們的自尊心，自信心，發揚豐富的遺產，描寫我們生存的環境與我們的生活形式，建立現實主義的繪畫，這條道路是光明的，從事於繪畫工作者不要猶疑，不要徘徊，大阻地前進，前進。

水與白雲都是水
而水是我的今天

登高者都屬跌下來的樣子
却沒有一個跌下來的樣子

自己亦將起波瀾
海面上亦將起波瀾
好一幅驚心動魄的圖景

山海本來是險的
遊山玩水的安穩歸了家
從此心中
常年有激盪生命的風聲

我的今日

枝上水品的皎潔
而我綴雪的皎潔
仍在紫裡花裡

今天非昨日之後

立起來走三步
我離我遠了些
自己總是在中心

誰是我的鏡
抽動筋肉的嘴
便是美人

書中幽靈的深埋
伴我的哀哀
是放牧呢還是世界
揭開前人的繃封
紅能綠的手

讓我自出
我是今日我是自然
見天地一片廣闊
而我花葉的戰慄

